

祿：

其實呢個身體漫遊係我地成個研究系列嘅其中一個篇章，我地嗰個關於舞蹈同埋身體一啲關係嘅一啲探索係Set咗五個篇章嘅。咁第一個篇章就係身體同埋運動。咁第二個呢就係年輪，關於aging嘅，即係老人家嘅身體。第三個呢就係身體同埋書寫，一個automatic writing同埋一啲即興舞蹈嘅一啲探索。咁第四個呢就係嗰個身體檔案。即係一個用紀錄嘅形式點樣去睇舞蹈係點樣俾紀錄嘅。咁第五個呢就係我地呢個身體漫遊啦。身體漫遊呢次呢就請咗劍凡啦。咁劍凡我識佢嘅時候就係一個好偶然嘅機會下咁樣識咗佢嘅。咁又係一個講座，又係唔識點樣開始啦，因為嗰個講座係講舞蹈同埋旅遊呢兩個對談。首先我講老實話啦，我係唔知點樣同佢講。因為舞蹈同埋旅遊呢兩樣野呢，好似係無咩關係咁樣。咁後尾傾完左之後，就開始多咗一啲話題覺得好似，好多野可以喺佢身上面，或者係講嗰個故仔，或者係我聽到好多同我身體有關嘅野。咁之後就聽咗好多佢嘅talk啦。咁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興趣再去explore關於漫遊同身體嘅關係。咁除左佢之外啦，就有今次呢個第二次座談呢，就有三個新嘅、年青嘅編舞家，就係Rebecca黃碧琪、KT邱加希，仲有條韓國嘅Joseph李偉能。咁佢地三個係依家比較新晉，好火熱，好有Energy，好有火去做創作嘅人。咁我都覺得佢地坐埋一齊傾會有火花。咁除咗佢地，今次我地仲有好重要嘅，我嘅另一個聯合策展人就係阿Dick啦，黃大徽啦。咁我唔講咁多啦。咁佢一陣都會坐喺呢度一齊傾計嘅。咁呢個傾計會更加多嘅一啲，帶出更加多嘅討論嘅。好，咁我地就交俾……

王劍凡：

OK，咁我開始先啦好唔好。大家好啦，咁夜都黎呢個……OK。我想輕鬆啲啦。我地唔好咁formal啦。或者講到邊啲，大家或者有興趣插入黎，或者隨時開始啦我地。咁我地今日唔知你有無留意嗰個題目。身體漫遊其實有三個主題。一個就係關於身份，第二個就係關於情慾。嗱唔關我事架。第三個就係關於所謂習慣。咁呢個我諗我地去旅行好多時都會有一種衝擊。咁其實對我黎講，舞蹈真係好陌生嘅。所以聽三位舞蹈、藝人，或者叫做dancers，聽佢地講會有好多好得意嘅地方。因為我諗呢，由我聽最初諗住呢一種對談，我有種感覺。我唔知你地大家有無呢種感覺嘅。就係我地平時，相信如果你地唔係做開運動啦，或者你唔係本身就係跳舞人呢，我諗我地對自己身體嘅認識呢，真係未必咁清楚，即係我地未必清楚自己身體嘅限制。如果你跳舞呢，我諗咁最基本呢你隨時都知道自己跳到幾高啦，跟住隻手伸得幾直啦，隻腳可以一字馬啦。一般覺得跳舞人基本應該做到嘅就係一字馬啦。咁我諗如果你問我好多時去旅行，會唔會有一種衝擊呢？即係再睇返自己。睇返自己包括一啲野，就係話當然我地生成一個亞洲人嘅樣，中國人，香港人。OK我唔知你地當自己係邊啲人。咁呢啲係一種，俗啲講，衰啲講，其實就係原罪嚟嘅，無得救嘅。你去到異地，人地就會用某一種觀點睇我。咁人地嗰種觀點會唔會影響返我地點樣睇自己呢？咁我地可以首先傾左身份先嘅。咁第二個情慾嘅部分呢。我諗我地可以將情同埋慾分開嘅。可以講完情再講慾，或者同時間當係一樣野嘅。咁Rebecca就係呢方面嘅高手嚟嘅。佢就可以同我地分享一啲好有趣嘅經驗啦。咁包括就係我諗最簡單就係我地去到異地，會唔會有一啲野平時我地喺香港唔夠膽做而我地會做嘅野呢？唔好咁快諗埋啲衰野先。可能純粹好簡單就係見到陌生人嘅一啲身體接觸啦。即係最基本，我諗大部分除非你係好西方，我諗你都未必會遇到一啲新相識嘅人就即嚟一個擁抱呀、錫面嗰啲野啦。呢個係最基本吧。我地唔駛一步就跨得咁深入先嘅。第二個就係習慣就更加有趣啦。即係話好多時我地就揸住一種咩野嘅習慣去旅行。係咪將自己好多包伏呢，會唔會係姐係一開始就係自己適應唔到。定係依度有咩分別呢？就係你長期喺一達地方，定係你當係自己一個短暫嘅旅行。短暫嘅旅行我相信好多人都願意暫時旅棄自己一啲既有嘅習慣嘅。例如好似佢地幾位咁有時好長時間去異地表演。咁嗰個就唔係咁簡單囉。我諗我地可以從呢三方面做一個切入點啦。跟住慢慢開始講。邊個想講呢個身份先？大家去異地。係咪Joseph？

Joseph：

首先我諗去異地旅行，我估講舞蹈或者身體as一個編舞或者一個dancer嚟講。即係一個人去咗另一個地方。除咗佢係一個物理性嘅身體以外，佢都係一個，某程度上充滿政治性嘅身體嚟嘅。即係你包含住後面你同你相類似嘅人。其實佢嘅histry啦，然後佢嘅文化背景，或者佢被媒體、被Project 嘅某啲人眼中或者想像中嘅形象。某個程度上其實都幾影響你嘅一個異地點樣被對待。特別係你，我自己嘅例子就係你喺一啲國界你想穿越一個boarder嘅時候。由一個國家去另一個國家嘅時候，你一定要經過Immigration。由嗰Immigration你攞本passport出嚟，如果你係BNO，或者如果你係一個特區護照，或者你係一個中國護照，我相信你會受到幾唔一樣嘅對待嘅。咁我自己嘅經歷就係我嗰時讀完中大我就去Audition啦。我去英國。我仲記得我係荷蘭出發，然後呢因為貪平所以坐巴士，嗰啲大巴，然後就係經過法國邊境，然後就要落車過關，然後呢就會搭船去英國嗰邊嘅。咁然後呢因為貪平同理要時間快啲，於時就揀啲通宵嘅巴。Kind of 落車嘅時候呢係半夜四五點咁樣啦，然後就過境，然後過到我嘅時候嗰個人見到一個Asian嘅樣，半夜係法國去英國嘅邊境，咁然後佢就問我去英國做咩。咁我就話我去Audition。我仲滿心歡喜咁，即係覺得一個年輕人去追夢，嘩大家應該，好呀，Good Luck呀，咁你就去啦咁樣。咁但係完晒呢啲意念之後啦，佢突然間面色一沉啦。Audition。你Audition啲乜嘢呀？咁我就話Audition for dance。咁佢就問我有無Return Ticket。咁嗰陣時已經係e-ticket嘅年代啦，咁然後我就無一張printed嘅機票啦，咁然後佢係基本上立即就將我攞咗喺另一間房度拘留咗都幾一陣子嘅。咁後尾完結咗成件事啦，即係搜晒我身啦，所有行李攤晒出嚟啦，然後唯一救到我嘅呢係你，因為我嗰時係用手寫嘅schedule book嘅，然後我係schedule book入面呢係寫咗我要返中大考試嘅。咁呢樣野，因為我無一張機票啦，但佢相信我會返去香港啦，然後佢就放咗我。咁然後佢最尾嘅解釋就係話我以為你係audition for X Factor，或者Britain's Got Talent呀嗰啲show。即係佢以為我想憑dance，然後去英國做野咁樣，然後就黑工逗留嗰啲friend。咁某個程度上呢件事引發咗我兩個想像。一個就係即係一個舞蹈，或者audition for 舞蹈嘅想像係乜嘢。喺大眾眼中佢係得X Factor，然後你就係要成名做名星，要表演幫明星伴舞。咁而另一樣嘢就係身為一個Asian，你無一個Return Ticket，你就係極suspicious for 黑工逗留。咁我諗嗰嗰陣時作為一個會創作嘅人，或者喺舞台上想俾人睇到嘅人，你突然覺得嗰一刻你完全唔獨特，你完全係同你背後嘅十幾億亞洲人，其實你係完全一樣，對佢嚟講，喺佢眼中。咁然後嗰個衝擊對我嚟講幾大係因為你如果係一個日常生活嘅情況下，其實你會受到咁樣嘅想像啦我稱之為，其實你站喺一個台上，其實你都會被好多不同嘅假設去投射喺你嘅身上。特別你係做表演啦其實。咁所以我諗呢樣嘢係幾令我一直係到諗關於你如何被同化成面目模糊嘅群體。而嗰個群體嘅形象好可能，甚至並不來自於一個真實嘅encounter。可能佢係媒體嘅渲染呀，報導呀，甚至係佢地同其他同一個種族嘅人嘅經驗有關。咁而呢樣嘢就一時之間就reflect到我係一個點樣嘅身體，一個點樣嘅政治性，帶到去每一個過關嘅邊境咁樣。

王劍凡：

阿Dick呀，阿Dick你講呀。

黃大徽：

都有趣架呢樣嘢。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咁我就去咗英國就同，我諗可能你地有啲朋友都識嘅，係一個叫林奕華嘅導演就演一個戲。咁就嗰個戲呢就佢地會有好多嘅英國嘅演員啦，歐洲嘅演員啦，咁係亞洲嘅演員。咁好記得呢我一入到排練室我第一次見佢地嘅時候呢就有一個同我講：阿Dick，你好韓國人呀。咁因為嗰陣時94、95年啦，咁我係好介意架唔知點解。嗰陣時嘅韓國同依家嘅韓國係兩回事啦。即係嗰陣時嘅韓國係未有K-Pop啦，未有所有嗰啲權相佑呀，即係大長今都未有啦。咁我覺得吓，點解我會被佢係label為一個韓國人呢？咁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地對亞洲嘅認識係好模糊嘅。即係亞洲對佢嚟講係一大Pat嘢嚟嘅。即係佢唔會識分中國人係點，日本人係點，韓國人係點，泰國人係點嘅。咁帶住一個唔係好開心嘅心情繼續留低。跟住後尾我記得睇咗一個作品係比利時嘅。咁佢有一場好有趣嘅。佢有一場呢就係有一個亞洲嘅女子呢就企咗喺一個木盒上面嘅。咁佢就用咗三

個動作就分別咗日本人、韓國人同埋中國人。我喺呢度示範俾大家睇。又或者我想示範咗三樣嘢先，然後你地覺得邊個係中國人，邊個係日本人，邊一個係韓國人。OK，第一個。（……）請大家表態。

王劍凡、祿：  
做晒三個先。

黃大徽：  
喔，做晒三個先。一。……二。……三。……好啦，依家請大家表態啦。邊一個係屬於邊一個。

王劍凡：  
第一個。

觀眾：  
中國。

黃大徽：  
OK。中國。第二個。韓國。日本。韓國嘅舉手。OK，日本嘅舉手。好。第三個。（……）中國，仲有無？OK唔緊要啦，開估啦。當時佢就係一個跳舞嘅女仔嚟嘅。佢著住一件好靚好靚，珠片嘅。根據佢講嘅係，依個係中國，依個係日本，依個係韓國。咁嗰一刻我就好認同嘅。

王劍凡：  
但依家韓妹嘅化妝係咁樣嘅。

觀眾：  
（笑聲）

黃大徽：  
咁我覺得係好有趣。因為我覺得關於身份呢回事呢係始於嗰個差異嘅。即係話我地幾時好aware、會好察覺到自己個身份呢，就係因為我地覺得當我地同，或者同大部人唔同嘅時候呢就，咦原來我係有個咁嘅identity嘅。即係簡單到唔駛去外國，譬如話所謂作為一個藝術家呢，其實已經係有一個身份有時係會令我地產生，姐係：啊，係喎。即係每次我見返我喺大專讀嘅同學呢，我就會好深深覺得呢樣嘢嘅。因為當你以一個藝術家嘅身份同佢地所有嗰啲可能已經做緊銀行呀，做緊總督察呀，做緊咩嘅時候呢，你就會好驚醒就話，啊，原來我……因為我同佢地咁唔同呀。啊，你好似唔駛日日返工架。咁樣。啊，好似，你有無保險架？你啲公積金點呀。一講呢啲嘢嘅時候呢，喺嗰啲moment我就會好aware自己嗰個identity係咁。咁所有呢啲都係同我地去到外面一樣。當我地去到一個白人嘅社會裡面，發現自己嘅膚色好唔同。又或者可能慳一個全部係一個，甚至我覺得作為一個女性，如果佢喺一個社會裡面，其實點解有時佢會對自己身份咁aware係因為佢得唔到男性所得嘅嘢嘅。某程度上佢可能嗰個情況底下佢係一個minority，佢係一個少數分子。咁如果佢being a少數分子嘅時候呢，你係會對於自己嗰個身份嘅意識係更加強嘅。

KT：  
我聽我啲dancer講呢。譬如阿King去倫敦做嘢嘅，係even係個chor揀佢去嘅，但係喺嗰個過程入面呢，咁錯都入晒佢數架喎。亞洲人就係有問題囉，你唔夠快啦。樣樣嘢佢都睇唔順喎，但係呢我自己去另一個地方啦，即係以色列做嘢讀書嘅時候呢，我係好搶手架。姐係好容易令人地欣賞架，唔知點解。因為細粒啦，你好似獨特啦，同埋亞洲嘅身體啦係有種好沉嘅能量喺個身體入面，好似佢地從來無見過呢一樣嘢咁。跟住佢地就好易呢，基本上就做乜嘢無努力都好似好好咁嘅。

王劍凡：

可唔可以解釋下咩係好沉嘅能量？

KT:

即係外國嘅dancer你睇呢，佢都係好外面架，好勁嘅肌肉力量啦。但係亞洲人你跳舞呢有一種，嘶……，inside嗰一種感覺呢佢地好鍾意架。

黃大徽：

即係英文嚟講係接緊Earthy係咪呀？

KT:

又未去到，但係……因為我地唔係有外在嘅肌肉力量好強呀嘛，但你好似投足有一條呼吸去lead住你嘅身體嗰種空間嗰種Air。

黃大徽：

係咪接近Spiritual？

KT:

都有。類似嘅感覺啦。但係跟住之後呢好奇怪。佢地好鍾意望住我嘅，咁但係我唔明啦。喺香港我唔算係一個好獨特嘅一個樣子，但去到呢問佢地，譬如佢地好鍾意釘鼻環。我成日讚佢地個鼻好靚，好直呀，或者。跟住佢地會話佢地嗰邊整容係整我個鼻架嗰，跟住整容係整我嘅眼。跟住我呆晒。我話：我地全部入台化妝係化勁厚嘅陰影呀，整大對眼，好鍾意係黑到佢地中東人嗰一種黑呀。跟住我就好奇怪嗰種美呢係你要揀一個咁你嘅地方去生活呢，你嘅身體好自然散發咗一種好靚嘅味道。

王劍凡：

姐係好搶手嗰，去到以色列。

KT:

但係你永遠唔會覺得人地會整我地所謂嘅豬膽鼻呀，整呢啲眼架嘛。

黃大徽：

點解你無留低到喺嗰一邊呢？

KT:

Er...我都會想返去嘅。但係唔係架，你真係會喺異地中學識欣賞自己嘅身體囉。姐係突然間係，嘩，我係好靚架。

王劍凡：

我諗我無佢地當然嗰啲嘅經驗啦。但係你問我去旅行，當然好多。咁其中一個我覺得，我反而就好sad嘅嗰個身份。我唔知你地點樣睇。顯然就係你自己當自己係咩無用架，但係人地當你係啲乜嘢。我試過即係邊境，頭先Joseph講邊境，我好鍾意邊境。因為一到邊境嘅過程入面，我有時去旅行，尤其是我鍾意Land港嘅，即係我唔鍾意搭飛機。咁Land過就最有趣，因為Overland就無機場咁文明啦，最多貪污啦、Wet take啦，最多古怪嘢啦。一百米無人地帶啦，你自己喺到行啦，無人望住你但係啲槍係隊住你一路咁行架啦。咁係好神秘嘅。我有幾個經驗幾得意嘅。有一次呢就去，依家呢你去巴爾幹半島就差唔多全免簽證架啦，但係我去嘅時候呢就好不幸逐個攞嘅。咁就好慘啦。大家都知道中國同依個南斯拉夫嘅關係啦當時，即係塞爾維亞啦OK。咁好多原因導致到我去依個，喺，最初入咗科索沃，我要再去阿爾巴尼亞。總之有啲瓜葛啦，嗰啲衰嘢啦，結果就係我想簽證嘅時候，死都唔俾我，點都唔俾。跟住我就問咗一個問題啦，點解唔俾呢？跟住佢就答我。個答案就極

度荒謬啦。由於我地中國政府支持塞爾維亞，跟住我就已經好無恥，我話但我無支持中國政府喎。但係真心，我真係無支持。但係我嗰個特區護照，我就係一個咩人。就係咁簡單。我講咩都無用。就係總之死都唔俾，但係好有趣嘅地方，依個有少少關於身體啦我自己覺得。跟住啱啱有班日本團。嗱日本人呢，我地其中一個去旅行，我會好羨慕日本人嘅。因為無論係莫斯科過境Transit又好，咩都好啦，佢地通常都係好smooth嘅。真係日本人每一次過關，無咩留難囉。我地中國人，講真如果你係莫斯科，你試下今時今日對我地嘅態度都係差嘅。你應該聽好多故事啦。其中一個就係好多東北嗰邊過去打工，好多假護照，假到你無法子想像我話俾你聽。我真係見過，猝猝下成張相甩咗。假到咁。真架。所以佢會猝我地本嘢架。你見到佢點解會猝呢，甚至擺一個超級放大鏡咁樣望架。我啱啱睇白俄返黎，即係俄羅斯返黎都有呢個case呀，就係咁係到望。跟住日本人係絕對好smooth嘅個過程，係唔會留難嘅。我就無聊咁樣見到一個細細嘅旅遊包咁樣入境，跟住問去邊國可以Land過境。因為你知道如果有啲會信得過旅行社呢，邊境嘅時候就成疊護照就咁推俾佢。跟住啲友望都唔望就係咁搽搽搽搽架啦。跟住我就話喂帶埋我入去得唔得呀。咁即係OK啦我啲日文。咁跟住嗰幾個日本人就覺得無咩所謂啦。你自己負責啦有啲咩事。我通常都唔係諗太多，跟住就上咗車，擺埋本野入去。真係入咗去喎。就俾我入咗去喎。咁當然你唔好理之後出嚟緊係大鑊啦，但係我又無乜事，因為點解呢。佢問我點解有簽證。我話：係囉。點解我會有嘅？佢又好Formal搽咗印，又無得作假。咁姐係嗰種感覺令我好多時去旅行有幾樣嘢嘅我覺得要講身份嘅。首先就係，我唔知在座你地如果人地一見到你，同你講普通話，定係即刻……你想人地當你係，嗱好敏感呀依個題目。即係你想人地當你係中國人、內地人定台灣人？定係真係香港人呢，咁樣？咁我以前唔係好Alert呢啲嘢嘅。甚至我第一次去伊朗嘅時候更加有一啲好有趣嘅故事。唔知點解去咗間糖廠，咁班工人就猛咁指住條梯呀，叫我爬上去。咁我又唔識佢地嘅。佢叫我爬咪爬囉。越爬越高，我心諗唔知係咪點我嘅。我已經唔想爬啦，佢話：上啦上啦。一路上，上到去原來佢嗌我睇啲乜呢，就係有部製糖機寫住Made in China。因為我係中國人，所以佢覺得我地係Friend嚟嘅。中國。所以你都係Friend。要表達呢一樣嘢。咁當我好細個去旅行嘅時候，講緊中學、大學，去啲好偏遠嘅中亞國家。佢地會好多時見到我地中國人。佢唔知咩係Hong Kong。我想講我地唔好咁自大。其實絕對大部分人唔知咩叫Hong Kong。跟住一講China，佢地都唔知。通常會點樣描述我地呢？佢地叫我地Ci-na-s-da嘅，但無貶義嘅。你唔好咁快即刻上網上線，又話支那乜乜物物，無。絕對係一個中性描述。佢唔知咩叫做China。咁我係好奇怪架覺得。咁跟住你沿途啲地方呢，你就自己自發人地問你邊到嚟，我就話Ci-na-s-da。我就會同佢講。但係近年嘅事件呢令我好alert嘅。我永遠話自己係Hong Kong。我好坦白講。OK。姐係我好alert自己個身份。好介意Ci-na、China、Mainlander呢啲咁嘅嘢。咁我諗姐係你會睇到嗰個身份，當然去到最後唔係我自己決定。姐係點解有趣嘅講法，點解身份係一種原罪囉。其實正如我都無份參與嗰場戰爭，點解你唔俾簽證我呢？咁我覺得嗰個係真真正正嘅Original Sin嚟嘅。有趣架，我講多個笑話俾大家聽。啱啱最近發生嘅。據說呢有人無無聊搵咗班外國人睇《延禧攻略》。跟住呢睇到第五集呢，跟住呢原來嗰班外國人呢都係搞唔清入面啲角色嘅。佢覺得係一樣樣架嗰咁女人。咁我諗呢個情況係幾有趣。我地所謂嘅外表呢，我諗對……等於香港人覺得南亞裔個個一樣樣。譬如中東人一留鬚就個個都係拉登咁樣。我諗呢個情況掉返轉會一樣。

黃大徽：

我諗其實係真係我地無好好望清楚過嗰個種族嘅樣。譬如好似南亞咁樣就，你知道嗰個係南亞人啦，但我地無話即係我地會唔會同佢地交朋友。我地會唔會睇清楚佢地。即係佢地都同我地一樣，都有好多唔同樣。因為樣其實個個都唔同架嘛。

王劍凡：

我地第二個Topic呀。

黃大徽：  
你駛唔駛講身份呀？

王劍凡：  
留返佢一次過啦。

Rebecca：  
我覺得身份同情慾都癩到。

王劍凡：  
係。乜都癩到。情慾癩到。

Rebecca：  
因為你地頭先咁樣講身份，我都有你地啲經驗。我喺外國馨香啲。因為點解咁講。我之前有同佢地講一件事嘅。咁我有一日就搭地鐵，喺觀塘線就搭去中環，就有個香港樣嘅年青男士就一路望住我。我心諗：死嚟仔，望乜鬼呀？未見過……即係我嗰時就睇緊一本書。

王劍凡：  
未見過靚女呀？

Rebecca：  
係呀未見過阿姑咁樣。我就真係揸住一本《圍城》呢本書嚟睇，跟住心諗：喂！未見過人睇書，係咁望住我做乜鬼咁樣。佢一路望我一路望我，真係心諗：係咪覺得我樣衰呀？就全程係咁望，去到中環呢，上電梯仲對我笑咁樣。跟住我心諗：點呀！即係已經好唔耐煩咁樣。係咪覺得我今日好樣衰呀咁樣？跟住佢上到嚟呢，跟住我就同佢終於有個交接，跟住面對面嘅機會。佢就走埋嚟話：  
「小姐，我覺得你好有型呀。可唔可以同你做個朋友呀？」我嗰一刻係呆咗。吓！點解呀？跟住我就同佢做咗朋友嘅。

觀眾：  
哈哈……

Rebecca：  
因為佢幾靚仔咁樣。咁但係後來我自己諗緊點解我成個過程喺度質疑緊我自己呢？但係呢相反，如果呢個情況喺外國發生呢，我真係覺得佢欣賞我個樣嘅，姐係我覺得佢覺得我靚女嘅。但係香港有個香港嘅男人望住我，我就已經第一嘢覺得佢：乜料呀？望夠我未呀？你係咪覺得我樣衰呀咁？咁呢個我都覺得係同身份有關嘅。同埋我覺得我自己喺外國係容易啲識到朋友，或者識到男仔，同埋係會開心啲囉。

王劍凡：  
你唔講個真相。

黃大徽：  
個下文係點？

Rebecca：  
個下文其實原來佢都係外國Background架頂。即係佢都原來唔係單純香港成長嘅男仔嚟嘅。佢喺澳洲讀完書，喺新加坡長大。咁我心諗：喔，原來佢其實睇女性都係有另外一個審美觀，應該唔係香港男士嘅審美觀。我唔係話香港男士嘅審美觀唔好呀。好驚訝。

王劍凡：  
唔係倫敦金啲啲。

Rebecca：

係澳洲橙呀都話。咁後來好搞笑嘅。我地真係約咗出嚟傾計，飲咗個咖啡。我諗佢嚇親架。我一坐低：「喂，點呀？」我真係咁講嘢。「喂，你又咁夠膽咁樣識女仔嘅？」跟住佢就呆咗啦。我見佢呆咗，我即刻同佢講：「係咪覺得你一見鍾情同埋坐低咗之後好唔同呢？」跟住我諗佢心入面講係嘅。跟住佢話：「唔係嘅。我都覺得你好率直呀。」咁樣。我見到佢好艱辛呀個表達。咁我就依然繼續好率直咁樣：「你做咩架？」「我做生意架。」咁樣。「我跳舞架嗎」「哦。你跳舞呀？」開始大家嗰個頻率開始係對接唔到啦。係到「喔、喔、喔、喔、喔……」咁但係其實好奇怪。我諗我都係做緊個實驗嘅。點解會係咁搞笑嘅？佢會同我對接唔到但係如果喺外國你喺街到識到個人呢，姐係喺街到同一個人傾計呢，係唔會咁架嗎。姐係佢會：「啊，你跳舞架？」姐係佢第一時間係好奇，而唔係諗：吓你跳舞架，咁大鑊，點同你傾落去呀咁樣。我唔識跳舞架咁樣。但係外國人就會：「啊，你跳舞架？你跳咩舞呀？」跟住就會一路問，一路問。咁或者佢地會大概都知現代舞係咩。我估外國嘅Education。我唔知係咪啦。大概都知現代舞係咩，所以佢會好奇，佢會問多啲。

王劍凡：

咁各位去異地有無就係，我地嘅身體可以暫時分離嘅。姐係相對於喺依個，譬如喺香港，即係嗰種釋放、放鬆、解脫。有無呢種情況？

Rebecca：

你有無呀？你依家喺韓國有無？

Joseph：

我著咗多啲衫囉。因為依家有啲凍。因為我諗好有趣嘅就係，一個自我形象嘅塑造，同埋外界對我地期望嘅目光。呢樣嘢永遠都係你一踏出咗，不過其實我覺得呢個係熟悉與陌生嘅，姐係你越去，譬如你去屯門、去悉尼，你都會著大膽啲。即係再遠啲嘅話係嗰個，有陣時係你想要一個人地點樣睇到你嘅形象。因為我覺得嗰樣嘢都同，點講呢？因為我地永遠自我形象同埋真實嘅自我係有個落差喺到。而我地永遠都係透過不同嘅東西，去反射返話俾我地聽我地究竟係個點樣嘅Being囉。姐係正等於頭先黃碧琪話可能外國嘅審美觀不一樣，然後就會引致到有一種kind of落差in terms of我對對自己嘅expectation咁樣。而嗰樣嘢我十分之相信係本身嘅文化或者education而嚟嘅咁樣囉。

Rebecca：

姐係你有無放啲姐？

Joseph:

少少啦。

觀眾：

哈哈。

王劍凡：

我諗呢到係得你咁答架咋。

Rebecca：

咩呀？我？唔係架咁其實……

Joseph:

要舉啲例子嗎。你舉啲例子呀。

Rebecca :

好簡單嗎。我覺得如果我去到歐洲，咁我哋香港一定戴Bra，我去到可能有幾日唔帶咁樣囉。

Joseph:

咁但係基於乜嘢呀？

Rebecca :

基於我覺得人地唔戴我又唔戴。好似唔戴都OK啲咁樣。

Joseph:

咁係咪因為你自身感覺呢？

Rebecca :

唔係，其實係咁樣嘅。有一日我真係喺巴黎呢就見到一樣嘢。就係有一個女仔著Deep-V，真係好Deep嗰個Deep-V呀吓，跟住露咗半個Bra出嚟。我就係咁望，我覺得：嘩，真係好鬼靚呀，好鬼靚。跟住呢佢突然間呢，將頭髮一撥就將個Bra對正嚟我面前，俾我望得清楚啲。跟住我嗰一刻覺得，我有少少呆咗嘅。因為我覺得：喂咁佢俾你欣……即係我見到一個女性嘅身體喺一個咁開放嘅場合俾我欣賞。即係仲有個男性嚟到睇嘅。即係大家將嗰個偷窺、猥瑣，突然間轉化成為欣賞。你覺得：嘩！好勇敢啊！咁我就跟住開始嗰幾日呢就變下少少衣着啦。我就去咗ZARA，不如我都買件低胸少少嘅衫試下。咁跟住我返咗嚟香港嘅幾個月呢，我都有做一個實驗，我就喺度諗：啊，如果我着得……因為我覺得我有使命感去educate下香港嘅男人。即係我唔可以等佢哋咁猥瑣嘅，我都要覺得佢哋要識得尊重我。

王劍凡：

好偉大呀。

觀眾：

哈哈。

Rebecca :

咁就結果又一日呢，我就喺，喺邊度着呢，去澳門嗰個信德嗰度着。咁就有個男人真係望住我，我諗住用一個美麗、和善嘅眼神去educate佢。點知佢嘅眼神就盯住我嘅胸呢。咁啱我哋就坐緊電梯，佢就一路係咁望住我個胸，咁樣走咗。咁我就覺得：唉，原來要去educate人真係好困難。即係你嗰一下係，原來你要做一個實驗去改變一個文化，改變譬如香港男人點樣去睇，因為我又覺得其實我地都有責任，作為一個女仔，你着得咁低胸，佢望你，你又睇返佢，咁佢咪成日都猥瑣咁望住你囉係咪先。咁如果你真係當一朵花俾佢欣賞，咁搞得耐佢咪識得欣賞囉係咪先。

王劍凡：

你大方俾佢睇佢唔睇。

Rebecca :

係咪？唔係架。即係法國唔會咁架。你大方俾佢睇，佢再睇多啲。佢擺個放大鏡睇。

王劍凡：

我諗最得意嘅係，你嗰個身體。我理論返啲。



觀眾：  
哈哈。

王劍凡：  
我係要扮演呢啲角色，對唔住。

Rebecca：  
我最鍾意學術啲啦。

王劍凡：  
佢講到要學術交談啲嘛。佢不斷咁提我。我心諗個情況就係，你覺得你嘅身體究竟係咪自己？定係你將自己嘅身體都要面對外在價值影響。有幾自在即係你你再放啲嘢，我就係咁啲啦，我理得你會唔猥瑣，望唔望我。我諗你地都係表演者。你表演嘅時候，我哋上次都有傾到所謂裸體嘅問題。我諗呢個裸體同情慾亦都係你哋舞蹈經常提到嘅問題。其實係一樣咩嚟。如果你哋真係咁放，你地咁主導自己嘅身體。假設我唔識你，你戴咗個好靚嘅Bra，咁你自己開心啦，咁人哋個眼光猥瑣望我，你點樣望其實重唔重要呢？其實嗰個反射返過嚟，其實你都會重新定義自己呢？咁呢個就係你面對幾多外面嗰個要求。夠唔夠學術啊？可以再多啲理論。

觀眾：  
哈哈。

Rebecca：  
夠啦夠啦。

黃大徽：  
但佢頭先有改變世界嗰個Mission。嗰個緊要。嗰個可能就要一日二十四小時、365日去實行嗰樣嘢。

Rebecca：  
唔得啊。香港好難。

Joseph：  
但係我覺得好大反差。你可以分享一下Melody嗰個係完全相聲嘅例子。

Rebecca：  
哦係呀係呀。上次Melody，因為我發覺我去咁多地方呢，譬如因為我落機嗰刻會特登着靚啲，會執返好少少個樣。因為你會第一時間接觸到當地藝術節嘅人，以示尊重啦。咁但係我發覺我呢一個尊重呢維持唔超過兩日啦。要我一做嘢嘅時候我又會好嘢啡返啦，踢拖鞋啦，開始嚟啦。但係有一個國家呢就告誡我，無論點樣呢都要尊重返我哋嘅民族嘅，就係日本喇。咁點解我咁強烈呢，就係有一次呢我就自己一個人去咗五個禮拜學舞蹈。我就住咗係一個Airbnb。我就起咗身好肚餓，真係好肚餓，即係餓到就嚟癲咗啲啦。咁嗰個超市講緊係離我屋企呢就係落樓過馬路架咋。咁我就着咗一套Melody嘅睡衣，牙都冇擦，頭都冇梳。咁跟住我一入超市，我就feel到個氣場唔對路。我feel到好似見鬼咁望住我啦。跟住我就feel到好多人都係放慢左速度，直頭我覺得我係慢鏡咁樣呀。啲人又慢鏡咁樣望住我。跟住俾錢嗰陣時嗰個阿姐好驚咁樣啦。望住我個樣係好驚恐呀。跟住我一路都覺得我有咩唔受啊？咁後來我就有講比我嘅同學聽。「嘩你搞錯啊？你真係唔得個喎。你尊重返，日本人真係出街都化妝啲嘛。」跟住我話：「嘎……」咁所以即係去到日本我就會好告誡自己，一定要，就算我唔化妝，我都要着返好衫，擦返個牙，梳一梳個頭先至出門口。

黃大徽：

我諗除咗儀表之外呢，我覺得有樣嘢好重要。你其實觸及緊一啲禁忌。咩禁忌呢？其實對於我來講日本嘅主流價值觀係唔容許放棄自己嘅。

觀眾：

哈哈.....

黃大徽：

你頭先係俾咗佢哋睇一個完全放棄自己嘅女人係點樣，所以佢哋啲驚恐係嚟自嗰一度。即係你睇到佢哋咩嘢都要必勝啊，要贏啊，要奸爸爸啊，又要所有嘢.....佢係唔可以接受一個人，你諗下睇日本做乞兒係有可能。所以係你嗰樣嘢代表你放棄自己。即係要反省係呢一樣嘢囉。

王劍凡：

但係我覺得有樣好得意嘅觀察。譬如我唔知在座咁多位去旅行嘅時候究竟係會執得特別正呀？定係會噉嘅呢？因為我有一個觀察幾得意，試過一次同對朋友去旅行啦。咁其中一個女仔，佢平時嘅香港係好捱架，成日都係化全妝。跟住我見到佢成個旅程呢，嗰十靚日呢佢係即係有乜點換衫啦，求其其其啦。我覺得好得意呀個現象。

Rebecca：

有乜點換衫添啊？

王劍凡：

係呀。嚟嚟去去都係嗰套咁滯。真嘅。跟住個樣冇化妝，同香港嗰個形象絕對唔同。我覺得就同你頭先所講嗰個絕對係相反。頭先你嘅講法，去到異地你會執到好正，跟住佢就唔係囉。咁我想講其實你又係同一個問題啦。你究竟為邊個呢？

Rebecca：

為自己架。

王劍凡：

為自己咁邊度你都要咁架。點解你去到外國先咩呢？

Rebecca：

個心情唔同㗎嘛，人唔同，狀態唔同。

王劍凡：

咁你講呢啲冇得傾個嗰。佢用到「心情」嗰一樣。

Rebecca：

女人嚟㗎嘛，會變㗎嘛。

王劍凡：

咁無得講。轉第二個topic啦。

觀眾：

哈哈.....

王劍凡：  
你搬到心情、女人，changeable好似天氣咁樣。

Rebecca：  
我哋去返學術啲、去返學術啲。

王劍凡：  
頭先好學術架。我想講就係點解你會有咁樣嘅情況。

Rebecca：  
其實我真係研究緊架。

王劍凡：  
我就係問你到最後，你去到外國係真係會執得正啲，正過係香港嘅。但係當然你頭先加咗因素嘅我留意到，就係好似話唔尊重當地邀請你去嘅一啲表演者。

Rebecca：  
係呀係呀。

王劍凡：  
咁依個係咪一個因素啊？

Rebecca：  
依個係嘅。

王劍凡：  
如果唔係表演個單位，你係其他人、一般人，係咪就會好似日本嗰個case咁？

Rebecca：  
咁又有咁嚴重。我着返普通啲囉，即係一定會戴眼鏡囉，即係唔會帶Con囉，如果唔使見人。

王劍凡：  
戴眼鏡係同你嘅裝束無關？

Rebecca：  
戴眼鏡係代表隻眼可以休息。因為大炕好叻㗎嘛。

王劍凡：  
咁有啲戴眼鏡係靚㗎嘛。

Rebecca：  
我唔知我靚唔靚㗎。

王劍凡：  
咁戴眼鏡就係休息囉。咁從儀表嚟講，你覺得係？

Rebecca：  
我覺得係休息緊囉。我同我阿爸阿媽去旅行呢就一定係會嘍少少嘅，但又唔可以太嘍嘅。

王劍凡：  
即係唔尊重屋企人啦。

觀眾：  
哈哈……

王劍凡：  
即係啱啱嘅講法係咁樣，係咪先？

Rebecca：  
唔係。係一個放鬆嘅狀態之下先可以全力咁去服侍我屋企人。

王劍凡：  
OK，咁你表演嘅時候化唔化妝？

Rebecca：  
表演嘅時候係……

王劍凡：  
係一種放鬆嘅狀態定係……

Rebecca：  
你嘅意思係講儀表上定係講舞台上？

王劍凡：  
舞台上。

Rebecca：  
嘩，呢個真係一個深奧嘅問題。

王劍凡：  
因為我覺得，之前都去咗睇佢一個表演。我真係覺得好深奧，我真係返去認真諗左好耐。即係一個人。

Rebecca：  
一個人點可以咁嘅呢？

黃大徽：  
你點解講到面都紅晒？

王劍凡：  
扮魷魚定係八爪魚？即係穿一套好多爪咁樣，跟住係囉嗰個係一個探索一個咩同身體？我真心想知。呢個就可以切入我哋，嗰個係香港嘅表演同外國表演有冇分別？呢個先係你嘅topic呀嘛。

Rebecca：  
啊……好勁呀你。無啦啦多咗啊。OK呀你。你真係並非浪得虛名。

王劍凡：  
唔好以為我真係玩緊你先至得嘍。

Rebecca :

唔係，唔係，唔係咁呀大佬。其實呢個Piece 真係有喺外國做過嘞。

王劍凡：

有冇分別啊？

Rebecca :

有嘅。香港嘅觀眾幾係我掌握之內嘅。我意思係個反應。我有走埋去你哋個度㗎嘛。

王劍凡：

OK，我舉個例。我係個觀眾席個度，就突然間有條魷魚，唔係，八爪魚喺度爬上嚟，喺度爬爬爬上嚟都算啦。我心諗：你唔好過嚟啊。啊，佢真係過嚟，跟住仲擺條魷魚鬚搵我，跟住成個眼鏡都甩埋。

觀眾：

哈哈……

王劍凡：

我想問呢個動作有咩symbolic meaning呢？

觀眾：

哈哈……

王劍凡：

即係我好想知道嘅其實係。咁佢係外國做呢一個動作，同埋你自己嘅身體啦。

Rebecca :

喺外國我有做呢一個動作，我都有食Fig佢哋嘅，咁就有啲距離嘅。

王劍凡：

有冇俾人打？

Rebecca :

冇。有啲人捉鬼左我條鬚囉。跟住咪同佢扯大纜囉。即係外國我有去新加坡做呢個嘅，就災難嚟嘅。點解災難呢？因為新加坡睇身體呢，即係我做呢啲嘢呢，係我哋兩個一齊去新加坡果次。我諗我哋着少布啲嘅衫可能係一個罪過。咁佢哋係冇反應架。即係零反應之餘，佢哋係，因為你完咗演出，或者有啲主辦機構嘅人係會同你傾吓計。佢地直情ignore咗我地。完全係「嘩，呢個女人，咩料呀？點解可以喺台上面……」因為我做好多搵腿嘅動作啦，嗰個八爪魚嘅衫最後係會笠住個男觀眾。我會請一個男觀眾上場嘅。咁呢嗰個男觀眾好慘嘅，因為我會當面除晒衫，咁但係我仲著住一個肉色衫嘅。喺佢面前做好多好赤裸嘅動作嘅，咁佢就唯一一個近距離觀賞我嘅人。咁但係嗰個切入點就係佢觀賞我之餘，喺被觀眾觀賞緊我地兩個囉。咁係咁樣嘅，所以我地想……都有少少報復嘅心態，就係：頂你呀，睇得咁開心睇女人咁樣呢，捉你上台睇呀。有少少咁樣嘅心態。

王劍凡：

唔係媒嚟架？真係即場？

Rebecca :

真係即場搵。呀唔係有講咗俾啲工作人員聽，幫我揀個小鮮肉呀咁樣。每日都落一個order嘅咁樣：幫我揀個好樣嘅呀、幫我揀個成熟嘅呀咁樣囉。姐係佢地都話盡人事啦，盡人事啦。新加坡都唔係有好多嘍咋。我唔想真係打佢到最後。即係唔得呀，你個樣太衰啦。姐係樣子之錯，一嘢打死佢。但係係新加坡做過，係韓國做過。韓國又係另外覺得係女人就好驚訝。姐係女人就走埋話：「點解可以咁樣探討呢樣嘢呢？」男人係啲啲西裝友呢係直程係咁住你架，覺得：你點解係我地方做咁嘅嘢。因為嗰個節同樣都係一個財主資助嘅。咁嗰個財主咁樣……啊女主人呢就覺得好好呀，好好呀。咁佢地第二年都有邀請我返去 嘅。咁你會好見到啲反應開頭係好唔適應，跟住呢一路 develop，香港就返黎再做多次啦。咁就係佢有嚟睇嗰次。咁香港因為好多熟人呀。咁我又識佢啦。我已經知道佢地唔會點樣對我架啦。即係就算係玩，都係玩嗰種感覺。

王劍凡：  
我真係想揀你囉嗰下。……好想揀你。

Rebecca：  
點解你唔揀呀？

王劍凡：  
唔知個combination會係點。

觀眾：  
哈哈……

王劍凡：  
依個Chemistry如果我下一步會影響你下一步……

Rebecca：  
咁試下下次……

王劍凡：  
但我反而覺得有趣就係呢個咁嘅舉動會唔會Risky？因為對住一啲陌生人，真係唔知佢地下一步。對唔住，真係相對人。如果你面對一個好大隻嘅男觀眾，你唔知道佢下一步會點。姐係你有無考慮呢啲？

Rebecca：  
我啱啱weekend嗰個演出有一個咁樣嘅經驗。演四場，我禮拜六嗰場係一個災難。但係我搵到個男觀眾呢，姐係我有個特定嘅setting，嗰個觀眾一定要坐低我先可以做到嘢嘅，姐係又係要笠佢嘅，要坐低咗先可以笠。咁點知呢全場觀眾都企咗起身。咁我就揀咗一隻鞋呢，大大隻咁樣啦。我心諗呢個係男人啦卦。咁就一路向上爬，點解仲未有盡頭嘅大佬？跟住一路爬，我就係到諗：佢好高嗰，好似長過我件衫嗰。就算企喺度到笠唔到佢嗰。我諗身體上係會有呢種考慮囉。但如果你話狀態上會唔會驚嗰個男人會點樣，我又無嗰。

王劍凡：  
姐係唔會驚蝕底啲啲？

Rebecca：

我又唔會喎。因為我又格硬將佢擺咗上枱嘅。我嗰一刻嘅到諗，因為我地有探討呢個問題，如果真係有觀眾真係猥瑣，真係想去摸你，我已經叫我嘅Lighting Designer照住佢。照住佢。將佢嘅所有嘅行為放大再放大，如果佢要做，就俾佢嘅依個咁公開嘅演出場合做。姐係我係會咁樣處理囉。

觀眾：  
哈哈……

Rebecca：  
姐係如果你揀得咁公開，你都要咁猥瑣嘅話，咁你就俾人睇清楚你嘅一面。或者，兩性關係原來你係咁睇嘅。

王劍凡：  
姐係探討情慾關係同時，都要彰顯男性嗰種不堪。

Rebecca：  
咁又唔係，你又唔好咁樣講我啦。

王劍凡：  
我問呀。

Rebecca：  
唔係，我絕對尊重男性架。

王劍凡：  
但你都預設……

Rebecca：  
咁都要保護自己嘅。咁你都話我係柔弱嘅女性呀嘛。

王劍凡：  
嗰到有啲分別。我諗其中一個點解要探討，或者Joseph可以講下就係，我地講去異地就係有一種，點解會有情慾嗰個問題就係，我諗去異地如果你唔係係當地留好長時間，我地真係有種感覺就係，我地依家有種講法叫做touristification，就係旅遊化，日常生活嘅旅遊化。日常生活嘅旅遊化係咩呢？就等於有一種譬如就係好似我地嘅世界，資本主義社會慢慢傾向依個情況，週圍都係就好似，我地依家好似遊牧民族咁樣食晒啲草我地就走架啦。我地對嗰個地方係無感情嘅，OK？甚至你知跨國企業嘅龍頭根本上就唔係當地。佢對嗰擺地方根本上對土地毫無感情。我地今時今日現代人對土地嗰種關係係不可能係以前嗰種關係。我有時覺得我有個日本朋友係好幸福架。佢屋企後園嗰棟樹係佢爺爺種嘅。我地真係發夢啦香港人。你連棵仙人掌係邊個種嘅你都難呀。一棵樹，你可以喺嗰到乘涼，摘嘅生果係爺爺種嘅咁樣。我地同土地嘅嗰種關係已經係無咗，變成一種現代式嘅遊牧主義。咁去旅行揀到情慾關係好多時就係唔係特別隨便，我唔知大家係當地識咗人，唔好講到即刻去到情慾咁誇張，一個友誼啦、情啦。有朋友之間嘅情啦，我諗好多時如果去某一啲地方，唔係咁有錢嗰地方呢，我有時覺得分別嗰下係好Sad嘅。話就話你第時再黎探我啦，但我地真心知道得個噏嘅姐。姐係依一種講法只可以係一啲比較現代嘅城市，譬如日本、美國、法國嗰啲你再約真係有能力會再見嘅。好多地方可能好窮，根本上無法子想像可以買張機票。而你自己都未必的起心肝去完某啲地方可能會再去。咁我諗呢種咁嘅短暫嘅關係，所以好有趣我有時覺得，嗰旅行入面識嘅朋友呢大家都好包容。嗰種包容好多時嚟自大家都知道好短暫。短暫就好多嘢都OK。但係當變咗一個長

久嘅關係呢，嗰啲標準又出返晒嚟，平時嗰啲標準。咁嗰種標準就姐係變咗好苛刻啱喇好多時。OK？已經唔係嗰種。Joseph呢？有無一啲……

Joseph:

啱啱就去咗一個愛丁堡藝穗節啦，咁就係蘇格蘭嗰邊。咁佢就係一個歷史悠久嘅藝穗節嚟嘅。基本上每年嘅summer就會有一個月嘅時間就係非常多外來嘅遊客呀、演出者呀，或者係睇表演嘅人會去到嗰個地方。咁愛丁堡本身係個好平靜嘅city嚟嘅，但係每逢去到嗰個季節呢就係會成千上萬嘅人過到去，咁我諗你無論係同當地嘅人傾計啦，或者係遊客同遊客傾計啦，因為大家唔知背景呀嘛。咁其中一樣好常問嘅就係：「Are you visiting?」姐係你係唔係就係嚟旅遊？Stay一個好短嘅時間。咁嗰樣嘢我諗幾影響你之後點樣去處理同呢個人嘅關係嘅。姐係如果對方係一個當地人，姐係我諗佢會識認識上面會係建立咗一個基礎就係：哦，其實佢好快就會走喇。咁然後某個程度上有非常多唔同地方嘅藝術節啦其實會帶來咗咁樣極大量嘅遊客，然後佢係一個週期性不斷出現嘅東西。我諗某個程度上，對當地區民或者生活會帶嚟咗好大嘅負擔嘅同時，我諗對於佢地對人際關係嗰種Imagination或者建立其實係……我相信係一個幾唔一樣嘅一個生活經驗嚟。某程度上香港都有唔少嘅，但係洶湧嘅程度，或種個落差係嗰種大嘅程度係好……我地幾難想像嘅in a way。咁樣。

黃大徽：

你頭先講起愛丁堡，因為佢好集中喺嗰個幾兩個月裡面。即係除咗嗰兩個月之外，其實佢根本就係一個好普通嘅城市嚟嘅。咁同香港好唔同。我諗香港就係一年四季都係不斷不斷有人嚟嘅。咁所以嗰樣嘢感覺係好唔同。但係嗰度係突然間就只有嗰兩個月姐，就幾萬人湧緊嚟，有幾萬場演出不斷嚟到睇。咁嗰樣嘢係突然間，通常嗰到嘅人就讓咗自己間屋做Airbnb，然後租好貴，然後就去第二度地方生活。咁我諗，係囉。嗰樣嘢都幾得意。我唔知呢？我地仲係咪講緊情慾呀？

王劍凡：

我諗唔一定真係要情同埋慾……

黃大徽：

我可以分享一個關乎吸引力啦，喺香港同喺外國，姐係喺香港係唔敢做嘅。外國就發生咗一次嘅就係。我喺倫敦住嘅時候，咁就住咗嗰個幾高尚嘅地區嘅，叫Belsize Park。咁就有一日我就擺衫去洗啦，嗰啲Laundry，就擺去洗啦，咁呀行。好，突然間有架車，嗰車窗門就較低咗啦。「Hi」咁樣樣，咁我又「Hi」。「嚟呀，入嚟坐呀。」咁我望佢架車啦。架車就係一部非常之貴嘅Jaguar嚟嘅。積架，係咪叫做？銀色嘅，有隻豹喺上面嘅。我又唔知點解我上車嗰。我事後嘅反思就係，我係貪慕虛榮嘅。

觀眾：

哈哈……

黃大徽：

姐係如果嗰架只不過係架Honda嘅普通車，我係咪唔會上呢？Anyway，唔緊要啦。我就擺個Laundry就上咗佢嘅車頭啦。「點呀？」咁佢就開始同我傾計啦啲。「啊，你一定係中國人喇，係咪？」「係呀係呀，我係中國人呀。」「我最好嘅朋友都係中國人嚟架，咁樣。」「喔，係咩？你啲口音咁樣，你係咩人嚟架？」「我法國人嚟嘅。」「喔，法國人。幾好呀，法國。我下一站就去法國嚟喇。」跟住佢就開始同我講啦。「其實呢我就嚟賭錢嘅。我啲錢輸晒。我只係需要……」佢好似話只需要180鎊，入滿油佢就可以，姐係有啲船係由英國去法國嚟嘅。「我爭180鎊入滿油就夠返去法國。你介唔介意借俾我呀？」咁我又聽到諗：咁嘅？佢又開始講：「我嘅好朋友有個教授喺巴黎呢，佢係中國人嚟嘅。你嚟到嘅時候我介紹你識呀，我地一齊去食餐飯當係多謝你借錢俾我呀。」喔，我仍然係好不解啦個樣。跟住佢見我就唔係好信任啦，佢再嚟多一招就話：「其實呢就



咁，我就做成衣嘅。」一轉轉身就後面呢，「呢件皮褸，我當係俾你嘅。180鎊我會還俾你嘅，件皮褸我俾埋你。」咁我個腦就不斷轉到轉，轉到轉咁啦。咁我就話，我唔知點解我會make個咁嘅offer。我話：「我無嘢。我無180鎊嘅身嘢。我宜家有25鎊，你要唔要？如果你要我俾咗你呀。」

「25鎊唔夠，要180鎊。」咁我就開始有少少覺得，唔知，覺得有少少唔安全呀。咁我隻手呢就下面呢到呢就，轉到同佢講嘢：「咩咩咩……」，搵個個門個個鎖啦。搵到之後，一路同佢講嘢就一碎……走咗去。

Rebecca：  
佢開緊車㗎？

黃大徽：  
無，佢無開緊車。我就諗緊就話，我at one point就諗緊就話，如果佢個陣時只要開咗車，係車上面嘅時候，你唔知佢車咗你去邊㗎。係呀，咁個樣嘢其實係一樣好危險嘅嘢㗎。咁我唔知點解個陣時我會係，係香港係絕對唔會可能發生啦就係，但係係個到就發生咗件咁嘅事。

王劍凡：  
咁係香港有啲靚車你會唔會上？

黃大徽：  
我諗Rolls-Royce我都唔會上啦。咁點解係個好高尚嘅地區，然後好高尚嘅車，然後一個好似好善良嘅人又著得好嘅人，跟住叫我上車我會，係囉。咁我覺得我係貪慕虛榮。

Rebecca：  
原來你係咁嘅。

王劍凡：  
我諗我嘅經驗係掉返轉。你個個case我就唔會上嘢。窮到死個啲無端白事嗌我上佢嘅車，真係爛晒個隻個啲呢，我反而會上嘢。姐係可能大家考慮唔同啦。我覺得自己爛命一條，姐係加上又係男性。當然你個個case係另一種啦，係唔同。係囉，咁我地講第三個。姐係定係你仲有架？

黃大徽：  
你好多嘢嘢，聽講。

Rebecca：  
我好多嘢係呀，你問啦。

王劍凡：  
我記得我地上次傾個時講過，個個sex個個……

黃大徽：  
又有情又有慾㗎你。

Rebecca：  
Sex Camp。

王劍凡：  
個個好玩嘢。

Rebecca：  
嗰個好玩好玩呀。

王劍凡：  
嗰個好得意。

Rebecca：

我其實啱咗西班牙返嚟嘅，咁去咗交流。去到第一日就識咗個當地Artist啦。我就話：「嘩，我對情慾呢家嘢真係好有興趣。」咁跟住佢話：「嘩，正呀你。你好彩呀今次，有個sex camp嘅西班牙搞嘅。不嬲都唔係西班牙搞嘅。不嬲都係Berlin呀……」唔知佢講咗幾個城市啦。「今次就係呢到搞呀。你真係要去。」咁我就去咗啦。唔係好貴嘅，有堂上嘅。係一啲好正嘅堂嚟嘅。姐係可能BDSM呀，教你點樣令到自己高潮呀，點樣令到你嘅男朋友有高潮呀。好多唔同嘅嘢啦。咁我就第一日入去，入到去就已經有一個印度嘅男人呢就：「你邊到嚟嘅？」「我香港嚟嘅。」「咁你要唔要去我個帳幕到休息下？」「好呀好呀。」咁我去到呢，好細呀。咁我就好似木乃伊咁樣啦，訓低咗咁樣。咁佢話：「你係咪Ready嘍？嚟得呢啲Camp我地好Open嘍。你真係Sure你Ready？」咁我就木乃伊咁樣坐返起身。「我Ready嘍，但我真係啱啱入嚟嘅。我真係有啲緊張咁樣。」

「喔，咁樣，我地晚黑先至再見啦。」咁好啦晚黑食飯就一齊排隊，佢提供埋呢個Organic素食嘅。但係點解佢提供埋Organic素食，因為全場得三個廁所，但係全場有百幾人囉，我諗基於呢個香味，大家食素食係最安全。咁跟住呢排隊擺嘢嗰陣時呢，「你係邊到嚟嘅？」「我香港嚟嘅。我亞洲人嚟嘅。」跟住佢就問我：「你唔係印度人嚟嘅咩？」咁跟住我就心諗：頂！原來我啱啱入咗嗰個印度Camp就俾佢醃到我成身印度味。咁佢就係到問：「你唔係印度嚟嘅咩？」「唔係呀，唔係呀。」如是者就開始上堂都無咩嘢嘍。因為佢話係self massage嚟嘅姐。咁去上啦，驚佢呀？咁去上，就更加唔驚。佢就話：「你係個Space行下。」咁呢啲Dancer成日做嘢嘢，Walk around the space。咁行啦。「望到一個人你就笑。」咁無乜嘢嘍。佢話：「啊，有眼神交流。」咁OK啦。眼神交流呢啲成日都做嘍。「再第二Round。」好啦，第二Round。「你要望住同佢講I Love You。」唔係呀話！咁大鑊！咁跟住呢好好笑。因為有啲人呢唔係我，我真係咁樣打扮，著條運動褲就去。啲人真係釘晒耳環，染晒髮，好誇張。姐係I Love You係要咬唇：「I—LOVE—YOU」咁我就望住佢，乜料呀？我心諗，裡要係要咁激動嘍？佢話：「好啦，好，第三Round除衫。」吓，除衫？唔係卦？咁除啦，你除我除啦，大家都除。之後呢就成件事做多次。咁兩個人相遇就要互相隔空咁互頂啦。咁頂嘅時候就要「I—LOVE—YOU」。咁我就好啦，講啦。咁第四Round就坐返低。佢就話我地每人要Self Massage自己嘅私密部位，要佢有高潮啦。佢就俾咗啲油我地嘍。咁嗰一刻我就望住枝油：呢支咪廚房嗰支油？唔係呀嘛，廚房支油？佢仲要見到大家嘅眼神好驚訝嘅時候，佢話：「所以我地呢個Party係絕對Organic嘍。」

觀眾：  
哈哈……

Rebecca：

「連啲油都可以食用呀。」跟住我就滴晒汗：吓？唔係卦？如是著就上完堂啦，我就返去訓覺。咁嗰個Camp到訓嘅。其實訓覺都無乜嘢，但係第二日朝早就，嘩，做乜咁震嘅隔離？就Feel到有啲震動嘍。嘩！搞緊嘢，兩個Pat係我隔離。嘩！真係Good Morning啦嗰一刻。我就去咗食早餐。我有寫低上咗咩堂，有一刻最深刻就係睇過個schedule有個CBT。CBT係咩呢？完全唔知道。咁就去上啦。我同學呢前日就識嘍。「啊！Rebecca，你係咪上CBT呀？」「係呀。」「咁一齊呀。你介唔介意做我Partner呀？」「喔，我唔介意呀。」「好呀，咁你做我Partner啦。你知唔知CBT係咩呀？」「唔知呀。」「雀仔按摩呀。」「喔，雀仔按摩。」「咁你仲做唔做我Partner呀？」「喔，好—啦，咁樣。」好勉強，又無得話，唔通我知道真相拒絕你咩，大佬？咁我咪好……我嗰一刻有

一下「我無理由拒絕你㗎嘛」，咁好啦咁就去上。咁跟住呀老師係令我係：嘩！咩事？佢係一個好細粒好細粒嘅女仔，跟住佢著晒成身皮嘅衫，鮮紅色嘅嘴唇，跟住就從後擺咗個假嘅陽具出嚟啦，咁大。跟住佢就話：「我人生呢，真係好鍾意呢一樣嘢㗎。為咗令佢得到高潮，為咗令佢得到開心，我做咗好多研究。」跟住我就望住佢：嘩！好似做Drama咁呀。我好似睇緊戲咁。我就覺得好Amazing咁啦。嘩嘩嘩，咁樣啦。跟住佢再擺咗一疊嘢出嚟，呢疊嘢係佢嘅Research啦，真係一疊嘢。跟住我就覺得：嘩！好專業呀。我當時有一下肅然起敬咁。姐係嗰一刻真係覺得我嚟上堂㗎。咁跟住佢就話：「好，跟住我地要做啲咩呢？」佢就講晒啲安全守則就：「好，我地依家就要實踐啦。」咁跟住佢地就唔知我地本身有Partner，唔知隔離嗰個就已經係Pair Up咗嘅。跟住好多男人就望住我：「你要唔要一組？」「我已經有Partner啦。」咁樣。不過嗰刻我就覺得有無咁搶手呀我？其實唔係嘅，其實係大家都需要一個Partner先可以進行呢件事。咁我就幫嗰個人按啦，跟住個老師所講嘅方法幫佢按，按按按……跟住佢就好開心啦。跟住老師就：「好！依家用道具。」吓！有道具架？佢就擺咗啲晾衫夾落嚟㗎。我就：「吓！」跟住佢就教我點樣夾啦。咁詳情如果各位女士有興趣仲可以詳細咁教你地。一路夾夾夾，夾咗成五六個，咁佢就好痛啦。「好痛呀好痛呀。」咁捉住我。「你得唔得呀，咁樣？」跟住老師話：「放啦！」唔係，佢唔係話放，佢話好似彈琴咁樣彈佢。

觀眾：  
哈哈……

Rebecca：  
咁彈啦。跟住佢睇到「啊……啊……」咁樣。「好啦，依家放。」跟住我一放就放咗兩隻。「啊……」嗌到顛咗㗎。跟住佢就捉住我：「哇噢……」「你有無事呀？你有無事呀？」「無事。其實好High㗎。」跟住我話：「仲有四個㗎，你得唔得呀？」跟住佢話：「你嚟啦。」跟住我又無考慮佢，因為我唔痛架嘛，係咪先？我一嘢就放晒四個啦，跟住佢就換晒咁樣。跟住我就：「你有無事呀？」「唔得啦唔得啦。」「好，跟住仲有一個道具。」仲有道具？跟住就擺支指揮棒勁打佢。

王劍凡：  
唔驚搞出人命呀？

Rebecca：  
唔驚㗎，佢好開心㗎。跟住就打佢啦。跟住有一下就話：「我要嚟啦，我要嚟啦。」嗰一刻我就覺得好苴啦：「你可唔可以Hold住先呀？我想紙巾呀。」跟住佢話：「吓？」「Hold住Hold住，幾秒嘅姐，幾秒嘅姐。」咁樣去擺紙巾。跟住完咗之後呢，我又覺得嗰個氣氛好好。因為呢嗰個男仔，我感覺應該係基嘅，我覺得佢係基。因為個感覺，我Gay Sensor都OK準嘅，除咗一次之外。咁跟住佢就攬住我。我嗰刻係好大嘅思考，去完嗰一個成個camp四日三夜呢，我會覺得原來呢個世界真係會有班人咁認真去築起個安全區，姐係我地嘅戶外一個好靚嘅地方，去搵一啲人返嚟去分享佢地自己嘅愛好。我嗰一刻覺得：呀，原來有人真係以呢個作為佢終身追求嘅嘢。只不過係我嘅眼界係覺得我地終身追求一定係名成利就。人地嘅終身追求係要令阿雀仔開心。我無諗過係一個追求囉。無諗過一個追求令佢咁認真，亦都無諗過咁樣嘅追求令到佢成為一個咁樣嘅Coach去教你嘢。我嗰一刻就覺得：啊，我對呢一樣嘢嘅認識到底係啲乜呢？我好似都將佢擺係色情或者咸濕嘅層面，但係有人同我分享啲人年紀大咗，或者佢同佢嘅Partner已經無辦法去正常做一個性行為嘅時候，佢地可能好靠呢啲嘢重燃到大家對身體、對感官嘅熱情囉。我好大反思係到諗：究竟性係啲咩嘢呢？性虐係啲咩呢？大家成日講呢樣嘢對佢好似日本嗰啲咁，即係睇嚟睇去都係AV嘅形象。但係原來好多人唔係咁樣睇㗎，佢地真係幫到佢地重拾返生活嘅一啲熱情囉。我自己覺得嗰個Sex Camp俾到我好大對……姐係呢個Research Topic不嬲係我，我好重要嘅Topic㗎，但呢個開到另一個門檻俾我入深層次啲去問多啲問題。

王劍凡：

我諗其實亞洲人，或者香港人啦，我地係壓抑嘅。我諗我同你分享件事，喺大學教書呢，我地開呢啲所謂通識課呢，咁我師傅我諗係第一代喺中大開通識科嘅老師，佢通常係處理我地話係existential questions，姐係啲生、死、愛、慾嘅科啦，譬如死亡哲學呀，講幸福呀，跟住講一啲烏托邦呀，美好世界呀。跟住其中有一科呢愛情哲學呢，好搶手㗎呢科。其中一科係好陰公嘅，依家無人肯接嘅，佢啲學生，包括我。嗰科叫做性與文化。個理由係點呢？其實係好可惜㗎。因為我地好驚。好驚我地就係，我成日同啲學生講笑，我唔知用咩心情教依科。笑笑口教又話我咸濕，一面凝重教你又話我扮嘢。姐係我覺得又唔夠老嗰。可能你老喇行出嚟嘅感覺就莊重啲咁樣。但係你話唔重要咩？我聽我老師教呢科嘅時候呢，我覺得係好Interesting。依個正正最有趣嗰樣嘢就係，姐係譬如：佢經常提嘅一樣嘢就係基督教嘅出現，影響我地成個人類世界對性嘅睇法。好簡單，我唔講啲深嘢，就係性變咗一種既神聖又污穢嘅嘢。姐係人墜落就係源自性、原罪開始，但係正正係我地個體生命嘅源起就係要靠性去延續族群嘅生命呀嘛。咁姐係點解我地咁多禁忌，姐係你知香港更多啲道德塔利班，簡直係離晒譜㗎啦，姐係大衛像都要遮樹葉呢。咁嗰種偽善我覺得好恐怖，但係我覺得有趣㗎頭先種講法。我地有種笑話甚至係，教愛情哲學就係才子，教性與文化就係咸濕囉。而最驚嗰樣嘢就係啲學生未入學呀，去O Camp啲師兄師姐已經同你講：「嗰條友教性囉，好鬼咸濕㗎。」你就玩完，我地好介意。咁但係係值得討論。頭先你講其中一個好觸動到我嘅，我老師依家退咗休啦，佢用好多心力去處理，唔係死亡哲學，係老人嘅哲學。佢覺得，我地好不幸呀，在座咁多位女性，對唔住呀，你地已經成為全世界最長命嘅，香港女性，全世界最長命，但係你諗下，長命唔一定係好嘅，包括生活質素啦，好多嘢。咁其中一個得意嘅，無人會研究呢啲嘢，但我覺得有趣，同你頭先講嘅有關，就係老人家嘅性。好不幸㗎，你一講呢，老人家一有性呢就一定係「老咸蟲」、「臨老入花叢」。姐係嗰種咁嘅Discourse呢其實好危險㗎，但係邊個話你聽老人家無嗰種需要？姐係其實我覺得你頭先講嘅嘢，因為我一路都諗緊入呢啲嘢做乜鬼嘢呢？

Rebecca：

其實好多五十歲以上嘅Couple……

王劍凡：

但係我覺得得意，有無話入去要有啲咩Obligation㗎？

Rebecca：

要俾錢。

王劍凡：

除咗錢。

觀眾：

哈哈……

王劍凡：

姐係我意思係，簡單，講得俗啲，唔搞得唔得？

Rebecca：

唔搞緊係得啦。我都無搞到。

王劍凡：

如果唔搞得會唔會被人變成另一種……

Rebecca：  
就係唔會。

王劍凡：  
俾錢入去睇嘢囉…

Rebecca：  
就係唔會。

王劍凡：  
有人係咁嘍嘛，你應該知啦。

Rebecca：  
就係唔會。

王劍凡：  
我唔搞，我俾錢入去齋睇囉…

Rebecca：  
有人齋睇。

王劍凡：  
都容許？

Rebecca：  
容許，但係嗰啲睇嘅人唔係真係猥瑣呀。如果我齋睇，我諗我個樣都流露出猥瑣呀。

王劍凡：  
係咪呀？偽善嘅人會扮……

Rebecca：  
我都係偽善。

王劍凡：  
姐係你，你……無嘢啦。

Rebecca：  
因為有人真係上咗半堂，譬如有啲姐係，啊，我唔記得有一堂七堂呢我都上到一頭霧水。我覺得我好乖無走啦，真係想講粗口嗰堂係，唔記得係咩堂。啊，講三級片呀。講歐洲嘅三級片呀，嗰啲合法同埋唔合法，真係悶到我呢就嚟死。關我鬼事咩？我有一下係咁嘅：咩事呀，做咩同我講兩個鐘頭呀？我想睇嘢呀。咁有人係走嘅。有一堂就係我自己有人都係走，但係呢我地因為係戶外上堂，咁佢只不過係走出咗嗰個上堂嘅範圍，咁佢都依然係睇嘅。老師又Welcome嘞，好多人都Welcome嘞嘞。咁我地又無咩嘢嘞。你課餘活動啦，有人係會邀請你：「喂，去唔去食返餐呀？一齊去河邊啦。」因為好靚，自然環境。咁你可以話：「我唔食呀。」咁又無乜嘢嘞嘞。姐係你其實上堂嗰個Partner呢，你搵多個陌生人呢，其實因為情慾嘅堂嚟嘍嘛，好多身體嘅接觸，你會有一個反應。真係，人嚟嘍嘛。你唔可以避免一個反應。姐係唔會係，我覺得人係唔一定對你嘅伴侶先會有反應。因為你俾人觸摸，你會有一個挑逗同埋情慾嘅反應，係非常正常。但係你有理性嘅，你可以拒絕。

因為我試過同一個男仔上堂，我地上完呢真係已經按摩完，摸晒，成個身體痴埋，紅都面晒咁望住對方。姐係跟住佢就話：「今晚點呀？」「返返個Camp嗰到訓嗎。」你可以拒絕，但係第二日你地依然係朋友囉。我覺得嗰一刻都俾我另一樣嘢，如果你喺香港你試下拒絕你男朋友搞嘢，或者係你拒絕一個男性嘅時候，你會有一個罪疚感囉。我覺得身為女性，你會覺得：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對唔住，我錯我錯。但係嗰個到你拒絕，係換嚟一個尊重嘅。可能亦都係「我唔食你，咪食第二個囉。」姐係都可能有咁樣嘅可能性，但係你嗰刻覺得係原來拒絕唔難。成件事又幾好呀。

王劍凡：

但係會唔會有類比錯誤呢？嗰種關係同男女朋友，甚至老公老婆？

Rebecca：

我見到一個情況好得意，就係一對Couple去上嘅。因為嗰對Couple好靚仔好靚女啦，咁我就成日都望住佢地。見到佢地有啲堂分開上，有一啲呢，我唔知佢地係咪上過呢，一啲身體接觸得比較緊密嘅堂，佢地係一齊上。咁呢正到呢有一日阿老公上上下下堂興奮到呢就當眾幫佢老婆massage佢嘅私密部位。阿老婆亦都係腿張開咁樣俾大家一齊睇，跟住我地睇到……。咁你俾我睇我就唯有睇啦。我其實好好奇呀，咁跟住有啲人就開始傾計啦，原來好多已經係Open Relationship嘅。咁如果你知道Open Relationship係咩嘅時候，你就可以搵下有固定嘅Couple亦都允許對方睇出面去搵另一種身體嘅刺激咁樣囉。

王劍凡：

好咁我地跟住講習慣呀。我講先啦。咁去旅行最多習慣，最經典嘅例子我有個老師呢就係經典到不得了。佢每一次佢老婆同佢去旅行呢係必定會帶好多香港嘅調味料。因為佢一定會去到嗰邊煮嘢食，佢要調味到一個咩嘅地步呢？就係麻油、豉油都一定會有嘅。蠔油呀。因為你未必買到呀嘛，有陣時。而又事實上係真嘅，點解外國永遠食唔到嘅正常嘅炒飯呀，就算去唐人餐館？咁呢個就好典型我地講就係唔放棄自己嘅習慣，甚至係一種搬屋多過係旅行嘅。佢將佢成個週圍環境一齊搬過去嘅。咁我諗我地去旅行經常會最大嘅衝擊就係習慣喇。又係同一樣嘢。究竟我地俾幾多能耐去適應對方。嗱，食嘢係其中一個啦我諗，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啦、相處啦，身體接觸嗰種其實都係一種習慣嚟㗎。咁你地有無嘢可以講下？

KT：

如果短期嘅一個旅行，姐係旅行嘅呢就係我之前去台灣踩單車，就十幾日圍一個台灣。咁我去之前係好少踩單車嘅，喺香港你最盡都係踩入大尾篤，咁都係10K到啦。但係嗰一次我係以為自己跳開舞啦，身體係完全頂得順啦，無問題。跟住旁人都係咁讚：跳舞實得啦，點點點點點，無問題。咁我都好Proud Of嘅。點知去到呢，一踩呢，第二日啦，第一日有啲Pat Pat痛一定㗎啦，姐係你每日要踩八十幾到一百幾K嘅時候，第二日開始呢我就發覺我唔得啦，膝頭哥開始痛。因為呢你平時跳舞呢其實係不停咁shift緊肌肉關節㗎，每個動作唔一樣。但係踩單車呢你就用極都係同一個動作嘅姐。咁你痛嘅地方都係嗰到啦，Pat Pat同膝頭哥。膝頭哥就發覺頂唔到啦，每一下踭都咩啦、咩啦咩啦。咁我做得最多呢嗰個旅程我做得最多嘅呢嗰個旅程，譬如Total十四日啦，做得最多就係頭八日，都係係咁喊嘅。咁喊呢唔係流眼淚嗎，係真係未試過咁樣。喺香港好逞強㗎嘛。去到呢真係BB嗰啲喊嗎。姐係係咁踩，係咁「嗚……嗚……嗚……」咁就一路喊嘅。喊到咁嗎。跟住你就淨係會耷低頭踩囉，你無望過任何嘢，我淨係望住嗰個錶，總之就87K今日，點解仲未到？又行錯路又成。姐係每日好攷憎，你個身體習慣唔到呀。跟住去到慢慢踭落去呢，你會去到第八日之後呢開始覺得自己個頭呢高咗少少啦，開始望前面嘅嘢啦。跟住又再高啲啦。到最後嗰五日呢係完全無理過同伴呀。佢爆咗軟咩好遠好遠，都有個人唔識嘅，台灣人過嚟問你呢一個女仔係咪同佢一齊？佢爆咗軟。我仲好Enjoy，Enjoy到完全係可以單手影相啦，跟住一直咁踭啦。嘩，我就覺得嗰啲辛苦呢係旅行到呢，你會完全係知道日子會過呀。你喺香港無嘢，好似等極都等唔到艱辛嘅日子過。去到嗰

到係完全學習咗，過咗呀。跟住就好神奇囉。跟住就無呀返嚟再踩都唔係好踎到。姐係你如果問我要再去多一次，其實你無，你唔會有勇氣再去Start一次呢件事。

王劍凡：  
Joseph有無？

Joseph：  
Er...俾我諗下先。

Rebecca：  
你情慾駛唔駛補充？

Joseph：  
不過頭先呢樣嘢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其實可能係返返少少嗰種身體嘅自主性。同埋我諗As一個跳舞嘅人啦，你會跳人地嘅舞，或者自己跳自己嘅舞，但係有陣時你作為人地嘅作品嘅一個跳舞嘅人嘅時候，好多時候其實都有一個某個程度上嘅權力關係係到。而我覺得嗰種權力關係同某程度上性嘅，同埋關係上嘅權力關係嘅對等與唔Balance其實都，某個程度上我都覺得有類同嘅地方嘅。不過，譬如話同一啲歐洲嘅編舞創作嘅時候，你會Feel到自己嘅身體嘅自主性係高啲。佢甚至係無限死你要去做佢心目中嘅Being囉。咁有陣時面對一啲亞洲嘅編舞嘅候，因為第一可能我覺得係美學嘅不一樣啦。姐係可能佢係好需要某一種好Typical，或者佢好想要嘅嘢，然後你嘅Being係佢嘅作品或者佢嘅演出入面，你只可以係嗰樣嘢囉。咁然後我諗某個程度上嗰種東西方對於身體嘅自主，或者甚至as一個表演者，你對於你自己身體嘅控制，或者你想點樣被呈現出嚟係某一個作品入面，其實係一個本身對我嚟講同不同嘅人合作嘅時候係有個非常大嘅落差嘅。咁就拉返去比較跳舞少少，in an other way又係，姐係黃碧琪頭先講點樣say no囉。姐係我覺得亞洲嘅表演者係好少Say No嘅。同埋你覺得Say No你覺得你係唔專業囉。咁但係嗰種互信嘅關係有被Built Up到，然後你會唔會相信我專業嘅判斷，As一個我喺台上面表演嘅身體，我相信我有我嘅選擇嘅嗰樣嘢囉。姐係嗰種選擇、自主同埋權力嗰樣嘢對我嚟講，可能係情慾，我唔知其實係人同人嘅關係嘅所謂地方差異文化背景底下，我地都有幾不一樣嘅Perception。我地可以Come back to 你地嘅習慣。

黃大徽：  
習慣，我其實唯一一樣嘢依家都好難解決到就係方向嘅唔同咗。姐係譬如喺香港你出馬路就知道望邊邊架車就嚟喇嘛，但當你去到第二到，成個個個左上右落唔同嘅時候呢，你會得到嗰種頭頭頭，唔知望緊咩。嗰樣嘢好難習慣喇，但係嗰樣嘢其實對你好大影響，因為俾人車死都係咁喇嘛。

王劍凡：  
揸車仲驚呀迴旋處，一出……

Rebecca：  
我記得喺外國有一樣嘢係踩單車啦。我成日行咗去單車路呀。

黃大徽：  
死梗啦。因為我試過喺德國嘅時候係俾人鬧你鬧到呢好似殺咗佢全家咁呀你，行咗嗰條路。

Rebecca：  
係呀係呀，我就係覺得……

王劍凡：

好規矩㗎嘛……

黃大徽：

係呀，但姐係你覺得：行錯路咋嘛，唔駛咁下嘛。

王劍凡：

好規矩，你真係唔會見到佢地衝紅燈。

Rebecca：

唔係呀，但係嗰一刻你覺得。就係嗰一刻你咁樣講，就有少少阿Joseph嗰個感覺。姐係嗰刻你覺得自己舞者嗰樣嘢無咗咁。因為呢本來嗰個敏捷，或者對環境嘅Aware呢係個習慣係Boom一聲降低晒囉。姐係大佬你連單車嘅隔離，前後嚟緊都係：「嘩，嘩，乜料呀？」咁樣個感覺。啊你咁樣講我又覺得係嗰。

黃大徽：

同埋我諗最初嘅時候個身體嘅習慣都係另一回事啦，譬如頭先講姐係話，譬如我就係出生喺一啲屋企就係話，從細到大阿爸阿媽係唔會掂你嘅，姐係我地從來唔擁抱嘅。所以基本上我早年成日就會覺得我做Contact Improv嘅時候呢，我啲Partner就好慘㗎啦。「阿Dick你做咩呀？你咁硬嘅？」一掂就即刻涼起，姐係有啲Defense Mechanism涼起，需要好多時間先至覺得：啊，信下人地啦。然後俾人信下你啦咁。咁去到歐洲嘅時候，基本上大家見面都係擁抱啦。咁擁抱之後你就學識姐係話你係邊一個國家，你究竟係錫一啖呀，錫兩啖呀，定錫三邊呀，姐係有分別㗎嘛。姐係瑞士即係三呀嘛？

Rebecca：

瑞士係一，單面。

王劍凡：

一。

黃大徽：

一。法國係二呀嘛？英國都係一㗎嘛，但係有一個地方係三㗎我記得。

Rebecca：

姐係錫埋嘴呀？

黃大徽：

唔係，三下囉。三下。

觀眾：

哈哈……

黃大徽：

呢啲係，我需要好多……

Rebecca：

唔係嗰你好奇嗰，一、二、三……一、二、三，好似正常啲吓話。

黃大徽：



唔係，都係面嘅姐。去到呢到就呢一樣嘢嚟喇。

Rebecca：  
OKOK。

黃大徽：  
咁我唔知呢樣嘢係純粹係個身體上面嘅一啲嘢，我都要需要咗好多時間先去克服。

王劍凡：  
我試過去歐洲好長時間，跟住就習慣咗嗰種見面啦。跟住最有趣就係返嚟，返到香港，跟住見到阿媽攬，佢就話：「你做乜嘢？」我阿媽個反應令我好Sad呀。嗰一刻我突然間轉唔返，姐係見返佢嘅時候，跟住好彩俾阿媽啣一啣姐。如果遇到陌生人，自己改唔切呢個習慣……

黃大徽：  
咁你有無以後見到阿媽都攬呀？

王劍凡：  
都少咗。依家好啲。姐係講埋差啲嘅就係我爹哋走咗，會同佢親多咗囉突登。

黃大徽：  
至今我仍未攬過我阿媽……

王劍凡：  
有時特登做出嚟嘅……

黃大徽：  
……姐係All my life。

王劍凡：  
……姐係有時我，唔知呀，特登做出嚟俾佢覺得我好錫你呀。依家有時做呢啲嘢，真嘍，真係刻意做。咁佢又好受啲。姐係都會講埋啲衰嘢「走開啦」呢啲，但係我覺得佢好Enjoy嘅。因為唔會做呢啲嘢呀嘛平時。我講一樣嘢，如果你頭先嗰個，之前都提過嘅就係，之前啱啱舊年暑假去伊朗就係，跟住我今年三月都去咗次當地，同一家人一齊去咗好長時間去伊朗嘅過年。咁呢跟住一路同佢，咁佢地全家人就係好典型嘅四個人啦，姐係阿爸阿媽哥哥妹妹咁樣。跟住個仔仔其實就係德黑蘭讀大學嘅，咁跟住我地，佢無跟我地去旅行，跟住個妹妹同我地一齊去，跟住返到去德黑蘭嘅時候呢，跟住只係無見個仔仔三日姐，我見到佢兩個呢係擁抱，跟住面碰面咁樣錫。我真係望到呆咗呀。我嘅意思就係從來未發生過嘅我爸爸身上呢種咁嘅關係。我覺得好Sweet呀嗰一下，但係呢種情況就係我自己反問自己啦。同時間就發生好多事啦。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就係試過有一個伊朗嘅弟弟問我。因為佢地由於比美國更混亂啦，物資比較短缺啦。其實啲娛樂係好少嘍。姐係一家大細行公園啦，坐公園啦，跟住佢好鍾意嘢餐嘍。個嘍仔走嚟問我話：「你上一次野餐係幾時呀？同爸爸媽媽。」死啦，好似未試過啲。姐係嗰下衝擊，跟住仲要加多句啲：「如果我嗰咁呢一個禮拜唔同我野餐呢，我就會嬲佢。」姐係我諗嗰種家庭關係嗰種密切，其實究竟追求緊啲乜嘢呢？我已經想講依樣嘢。我地係疏離嘅。係囉，點解啲表情唔可以表達出嚟呢？姐係我大膽咗嘅大個咗之後，姐係真係嘍，你講嗰種未攬過。我未攬過我嗰咁啦。姐係媽咪依家佢年紀大，越嚟越鍾意玩佢啦。姐係見到佢好尷尬呢我覺得好好笑啦，突登錫佢添有時。但係點解唔做呢啲嘢呢？好奇怪嘍真係。究竟你地有無？

Rebecca :

我有啊。我日日阿爸返工都錫佢一啖。

王劍凡 :

你真係好情慾Feel。外露，感情好豐富。

Rebecca :

因為我覺得，唔係呀，因為點解，我其實都有你地個問題啦，因為我都係好典型嘅香港人。我唔記得係幾時，應該係我跳舞開始，我就覺得點解我最難接觸嘅係我屋企人嘅？咁樣提出咗依個疑問，我又係走去做實驗㗎咋。姐個啲：唔得，我要攞下我老竇。見到佢已經係要錫佢一啖呀，要揸住佢個頭呀，整佢塊面呀，姐係好肉緊咁咬下佢呀。咁我阿媽反而少啲，因為我阿媽會對我做呢啲嘢。姐係我阿媽會好肉緊攞下我錫下我，反而我就：「妖，走開啦。」我覺得：啊，幾得意㗎。

王劍凡 :

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就係我唔知，我覺得你地跳舞嘅人應該同陌生人個種身體接觸個種接受程度，必然一定高過我地一般人。因為你地係會同人一齊夾舞、身體接觸㗎嘛。個個接受程度應該大啲，如果唔係你地點樣跳落去。咁同埋你地有無一啲人淨係玩Solo嘅？我死都唔肯夾舞㗎。因為俾一掂就即刻：噓，起晒涼。

黃大徽 :

我咪曾經係咁囉。

王劍凡 :

依家呢？

黃大徽 :

因為個啲你唔會突然間咁樣坐低大家研究點解我咁㗎嘛。姐係所以就變咗有啲時候你就係要，咁咪唔去做啲Contact Improv嘅嘢囉。姐係你唔去做個啲嘢，因為對手一Sense到你嘅身體，佢即刻Sense到㗎啦：點解你好似咁緊咁咩嘅？咁個個人話：「I can't help it。」因為個樣嘢變咗一種Reflex Action啦嘛對於我。姐係話同一個人，姐係一個Physical嘅Contact，我要Ready囉。

王劍凡 :

我覺得地方係一個因素。對我嚟講係。我唔知呀喺外國呢譬如啲朋友突然間喺後面攞住我，男女都係啦，我個身係願㗎。但係喺香港呢，突然間個身體就即刻彈起㗎啦㗎，個反應就即刻涼起個人。

黃大徽 :

兜巴揸埋去。

王劍凡 :

又不至於，咁樣就太過份。第一個反應係必然係覺得有人咁樣繞住自己，攞住自己係唔舒服嘅。姐係我會有依種，我唔知你地會唔會。

Rebecca :

你有無？

王劍凡 :

你有無？

黃大徽：

你好似有啲中東經驗㗎嘛係咪呀？

KT：

嗰一啲就唔係咁旅行囉。你要生活嘅時候反而發覺得啲習慣係好辛苦，但並未去到好身體。譬如我之前住喺，本身應該要半年住喺耶路撒冷咁樣。咁開頭第一個月覺得好有趣啦。開頭之後三個月我就離開咗啦，因為生活唔到。嗰種生活唔到係我地慣咗你一至五返工，放假你就一定係去玩嘅時候啦。但係嗰到放假，譬如你星期五就係安息日，咁呀一間嘢都唔開嘅，無地方去嘅。就算佢開個間嘢，你都係要用貴幾倍去買佢啲嘢嘅。咁嗰啲時候我就完全放鬆唔到啦會發覺。一到七都係咁辛苦嘅個身體嗰到面對四面牆。姐係好多一啲好細微嘅嘢我無辦法解決到囉。例如佢地有啲Jewish嗰啲呢，佢地好安守呢個安息日呢，就係嗰一秒答正呢，如果嗰個燈係開呢，就唔再熄佢啦。如果個燈係熄咗，你就唔會再開。姐係你要守住嗰啲工作係要嗰一秒就係停晒㗎啦。我就係唔習慣你要控制你自己。或者一啲語言囉，譬如習慣去到香港我地做呢行成日都講Gay呀、Couples呀、Friends呀，呢一啲。但係譬如我去約旦旅行喺Petra入面，咁就淨係我同一個西班牙嘅基佬咁兩個去。咁人地一問你好自然已經習慣咗答：「唔係，我地Friend㗎咋嘛。」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人地國家裡面係有啲嚴重。姐係一男一女去旅行，你一定要係有夫妻關係囉。如果唔係……

黃大徽：

甚至危險添㗎係咪呀？

KT：

係呀。

黃大徽：

因為佢知道你唔係Couple嘅話呢，姐係你係Available啦，你係獨身嘅話，係會危險㗎嘛嗰樣嘢。

KT：

係呀，咁佢就會覺得有個Available嘅女性，佢就會想要囉。姐係一啲咁樣，但其實都已經好旅遊區㗎喇。Petra……

王劍凡：

Petra會多呢啲嘢嘅。有無？仲有無？Joseph呢？習慣有無嘢想講？

Joseph：

習慣呀？我純粹係好奇一個人需要用幾多時間去Get Used To嗰個Space，但係，但係我又同時睇到諗，因為本身旅遊嘅經驗的確比較去一啲好城市嘅地方。咁而其實好城市嘅地方in a way其實係好Similar嘅。咁姐係你需要嘅嘢其實都幾就近啦，姐係未去到耶路撒冷嗰啲地方。咁所以嗰個時間去適應你嗰當地嘅生活，其實我諗應該係話嗰段未適應，未Tune到你自己習慣嘅時間，你係處於身體非常之Alert嘅情況，姐係出街唔會聽音樂呀，姐係你會好Care人地點樣睇你，附近有啲咩呀？嗰個狀態去到每一個地方嘅時候都經歷到嘅時候，我覺得係……我諗係旅遊其實係一個幾Keep住自己，我唔知呀，有種新鮮感嘅東西㗎嘅。或者令到自己身體處於一個好Ready嘅狀態囉。特別係Keep住由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嘅時候。

KT：

我覺得佢係外國呢去放掉自己嘅習慣唔難，唔算好難啦。最難係你去完之後一輪呢，你返香港呢，好難呀，過唔到嗰一關呀，仲有你返嚟香港。有一種硬係硬係唔係最好嘅生活囉返返去嘅感覺。

Joseph :  
例如呢例如呢？

Rebecca :

我都有佢呢個經驗呀。我好耐之前就係去冰島三個禮拜跳舞咁樣。返到嚟我對於光同埋聲音嗰個習慣，同埋空間嘅習慣，係好唔得嘅。我依家有個解決方法，我可以過到呢樣嘢嘅。就係我提醒返每次出走完，呢到先係我需要再建立嘅地方囉。姐係我提醒返我自己返嚟香港我要面對嘅係咩嘢。由落機一刻，姐係我會睇飛機上面我就諗我會見到我阿媽啦，我阿媽會好嘈啦，姐係我會提醒返呢啲我生活有嘅嘢，我會Remind返自己我就會睇返屋企嗰程車我會好過啲囉。因為如果唔係呢，其實搭機場嗰個巴士出嚟呢，我記得我以前就已經係好唔開心㗎啦。姐係你會見到，嗰條路咁㗎？姐係點解個空氣一吸係咁㗎？姐係但係後來你會覺得，因為我諗我地三個嗰個創作中心其實都係香港啦，姐係我會提醒返呢到就係我需要將我所有旅行嘅經歷經驗，或者我所有睇到嘅嘢放返嚟，姐係煮返煲湯嘅地方啦，咁樣囉。所以就容易啲過啲嘅，我覺得嗰個時間會好啲囉，嗰個交接期。

KT :

最重要嗰樣嘢係有時去咗幾個月旅行返屋企，第一樣想做係丟屋企好多嘢。你會覺得唔需要咁多嘢，我一個Gip都生活到咁耐啦，跟住屋企好多嘢都唔需要。但係已經係過咗，返嚟可能一個月之後呢，你又開始覺得買返啲嘢返屋企啦。呢個係幾搞笑嘅心理，唔知點樣嗰種習慣不停咁轉緊。

王劍凡 :

我Round Up啦不如，OK。我諗習慣係其中一種，我覺得好好嘅一樣嘢，就係衝擊自己嘅習慣。因為我有時都同我啲學生旅行哲學最重要嗰部分就係留嚟一撻地方太長時間，你好容易覺得自己係世界中心，即係覺得自己所有嘢都係適應，Take for granted，伸隻手就擺到啲嘢。我覺得最重要嗰點就係俾你嗰種衝擊，話俾你聽呢個世界唔係得一種生活方式，有好多可能。無論嗰樣嘢你覺得習慣、適唔適應都好，我覺得依點先係最重要嗰部分。然之後可以話俾自己聽，依個世界有好多可能，跟住嗰樣嘢可能俾到啲勇氣你去做一啲平時唔係夠膽做嘅嘢，甚至係你會有啲追求你係夠膽行嗰一步。我覺得呢一個先係好多時去旅行最重要嗰部分囉。咁呀，今日多謝大家。但係未完，我地有少少時間Q&A嘅。咁都俾大家有啲咩想講下，仲有十靚分鐘到，係咪呀？歡迎大家隨便問。

觀眾A :

關於習慣，我想講有兩個呀。

王劍凡 :

好呀。

觀眾A :

第一樣嘢就係有一次我去幾個月旅行之後呢。我發現呢，我去旅行嘅時候呢，姐係例如我好Alert身邊有無香港人。姐係第一就係中國人啦，去印度中國人要一齊玩呀。如果香港人我更加Alert，會唔會有啲新嘅Connection呢？唔知點解去到嗰個地方我好想識嗰個人㗎嘛，但係更加想識到自己同鄉嘅人。咁我幾個月都無乜點講過廣東話啦，一返嚟香港就覺得廣東話係好恐怖㗎，譬如去到旺角，成街都講廣東話嘅，咩地方㗎？成個世界係無乜地方講廣東話，香港係個好特別嘅地方㗎。我覺得係驚訝，對語言嗰一種震撼。

王劍凡 :

我就覺得去到外國聽到廣東話一定係好嘈囉。嘩哩爸啦，好嘈好嘈好嘈。我睇台灣誠品就係有一班師奶嘅物體睇到。

Rebecca：  
係咪我嚟㗎？

王劍凡：  
應該唔係，就係到好嘈囉。Assume個書局係好靜好優雅㗎嘛，跟住就好嘈好嘈好嘈。我唔知呀，依個你想長期聽唔到你咪想聽囉。我有朋友啱啱Whatsapp我話話我俾聽，好笑，佢話俾我聽去旅行嘅時候特別關心香港嘅嘢。比起係香港更加關心香港嘅情況。我唔知大家有無咁嘅經驗呢？

黃大徽：  
我又覺得好奇怪㗎。我記得有一次係歐洲嘅時候，然後我發現自己好耐無講廣東話。基本上日常接觸都係外面嘅人，然後你發現，咦，嗰陣時仲要係未有手機咩。咁我係開始，原來我係可以自己同自己講廣東話。譬如你諗嘢都可能係用廣東話諗嘅，但係你好耐我無真真正正咁講過廣東話。咁嗰一刻係幾恐怖㗎。姐係我唔知姐係等如譬如我有時返嚟香港嘅時候，突然間我有兩日留咗喺屋企呢，我發現我兩日無講過嘢呢，第一次發現嗰刻係有啲驚㗎。姐係就會開始自己同自己講嘢囉就唯有。

Rebecca：  
打俾我囉。

黃大徽：  
我驚你情慾緊嘛。

Rebecca：  
OK嘅，接你電話先。

KT：  
我係以色列係五個月都無聽過廣東話。無人講過。

黃大徽：  
有無講過呀？有無自己同自己講過呀？

KT：  
有打電話返屋企。但係無搵到任何人講。直至去到約旦嘅沙漠，超沙漠嘅中心。

王劍凡：  
Wadi Rum嗰啲係嘛？

KT：  
係呀。係個中心嗰個Camp嗰晚呢，有兩個人係到講廣東話，嗰一刻係完全覺得係緣份嗰一種喊出嚟嘅家鄉味。好強呀。

王劍凡：  
我話俾你聽。我係香港好少撞到熟人。撞親熟人都係伊朗。係伊朗撞到我學生。係伊朗經常撞到香港人。好多香港人其實伊朗，所以都真係幾搞笑。……有無其他問題？有無分享？

觀眾B：  
我想講一樣嘢，大家覺唔覺得，我聽人講嘢咋上網，咁我自己都有同感。就係去完旅行一段時間返嚟香港，沖涼係特別快㗎。唔知嗰係咪，可能我，有啲地方比較窮啲嘅地方呢，唔會想留喺個廁所

咁耐。姐係例如印度嗰啲廁所，好簡陋㗎嘛。我都快啲出嚟。呢個形成咗個習慣，香港通常都好耐嘅，但係呢個會形成一個習慣㗎。

王劍凡：

無呀。因為你真係覺得嗰個環境唔好呀嘛，而返到香港嗰個環境你又熟悉又舒服，你咪可以放鬆啲，更加唔快趣咁搞掂。

觀眾B：

因為我都聽到網上有啲人有依個同感。

王劍凡：

印度係好Extreme嘅我自己覺得。姐係嗰種所謂清潔嘅問題。我諗我有時都會講，依個清潔與否嘅問題其實都係文化嘅嘢㗎，我地唔好用一個標準去睇。姐係最簡單嘅論述。所謂嘅清潔唔清潔其實一種叫做某樣事物擺喺一個適當位置。舉例最好係呢個例子。你食飯嗰碗飯緊係好乾淨啦，但係嗰粒米痴住你個Keyboard，你就覺得嗰粒米好污糟嗰粒飯。我就比較願意諒解印度嗰個情況嘅。但係大鑊嘅，因為我次次都痴，一食當地嘅嘢就會瀨嘢㗎。有無其他？

觀眾C：

講到習慣嗰到呢，我聽咗你地咁樣講，我覺得其實係另外一個國家，你對於人地個文化，我覺得係一個妥協囉。姐係喺香港嘅時候或者有一個自己嘅習慣啦，譬如到人地嘅國家，你一啲都唔習慣人地嘅習慣。禮儀之上，你可能覺得入鄉隨俗覺得禮貌上你要妥協呢樣嘢。我覺得呢，如果係去一個地方短嘅時間，我嘅妥協係會大啲嘅。但係越長嘅話，慢慢好似頭先阿KT，去到某個位唔想妥協你要走呀，因為我做唔到依樣嘢。呢個係我少少分享啦。另外我想問一樣嘢，教授你講到呢去到最尾你嘅身份唔係你自己擁有，定係人地俾你。依樣嘢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係唔係因為你面對一個更加大嘅權力嘅時候，所以你嘅身份唔係你去Identify出嚟。

王劍凡：

深嘅呢個Topic真心，一般嘅講法就係好多時自己認為自己有某種身份。不如再諗呀，咁情況下你會問自己係邊個。無端百事唔會問我係邊個㗎嘛，咁我是誰，希臘哲學嘅問題，我地正常唔會問㗎。咁去旅行嘅時候係好容易會有呢種情況。當你，最簡單嗰樣嘢就係，我認為我係乜嘢。但係無用㗎嗰樣嘢。你係乜嘢，好多事呢種身份係人地對你嘅認同，甚至係人地認為你係乜嘢㗎。咁我覺得呢種係啲外在條件。最簡單嘅例子，你擺住BNO同擺住特區護照都有分別㗎。真心㗎，OK。咁都可能好不幸，我有朋友喺不丹返嚟啱啱，佢話俾我聽去虎穴寺嘅時候本來好開心嘅，就係虎穴寺係其中一個一定要著長袖衫長褲，咁然後就係有啲中國人就俾當地嘅官員差人係咁鬧，但係外國人無事㗎。嗰種雙重標準就會令到即刻覺得：中國人咩事呀？嗰啲問題就會湧現呀。當然我地有一種好強嘅信念就係自己define自己係個咩人，咁嗰個係一部分，依個係你自己認唔認同自己，自己做嘅係啲乜嘢。但係有一方面你無法子擺脫嘅就係你嘅外表，你喺政治上嘅某啲身份依一樣唔係你話自己係邊個就邊個嘅。得唔得呀？當然有啲好勁嘅，譬如法國作家福樓拜好型嘅，佢唔需要人地㗎，佢話佢自己一個……雖然佢係法國人，但係佢勁憎法國佬嘅。佢好鍾意中東嘅，好鍾意埃及嘅。佢甚至係將自己男人嘅初夜留俾埃及女郎嘅。咁搞笑嘅。佢認為甚至係跨種族嘅，甚至覺得自己係一隻駱駝，好優雅嘅，好易肩負一啲背負。咁依種係一啲姐係陶傑口中嘅左膠囉。姐係話一啲超現實主義，點樣define自己嘅人。但係現實世界我地始終要面對外間人地話我地係啲咩人。我覺得係兩部分㗎。當然我地自己可以好tough認為自己係邊個，但係你去旅行咪唔得囉你發現。係唔簽證俾你咪唔俾你囉。點解唔簽俾我？嗰啲做唔到㗎，OK？

觀眾D：

對於身份嗰到我都有啲諗法，自己定義返自己依一個身份同其他人定義呢一個身分，依個觀念唔係同樣一樣嘅一個認知嘅世界入面建立一個人物。其實係依個情況之下，我覺得就算話其他人基於佢某種政治身份，或者國際，或者唔同嘅嘢，佢睇一個人佢嘅誤解就未必真係會比自己去對自己嘅認識更加深。就好似啱啱所講嘅例子啦，其他人定義我地中國人，然後就會覺得我地唔守法，或者話好樣衰呀咁樣。但係我地自己定義返自己依一個身份，或者可能會變得自大狂妄等等。所以我覺得身份依一樣嘢，其實本身就係存在係每一個人嘅認知世界入面，無一個真實純粹嘅存在囉。

王劍凡：

真實純粹嘅存在，可唔可以具體啲。

觀眾D：

即係無一個……

王劍凡：

既定嘅身份，你嘅意思？

觀眾D：

係呀。既定嘅身份。

王劍凡：

當然當然。人嘅所有……因為我地同時間扮演好多唔同嘅角色嘍嘛嘍社會。喺屋企就阿仔，喺學校就老師學生，我地的確係扮演唔同嘅嘢。外面點樣睇自己會反過來影響自己點樣認知自己，可能係一個反彈啦，一種反省。人人都會唔同。確係有一個情況嘅就係，我地永遠擺脫唔到嘅，而事實上係真嘅，即係無論你點樣都好。有一個例子嘅就係我有一次去XXXX，我已經有晒簽證嘍，跟住佢係唔俾我過關，個理由係佢想要貼士囉。咁年輕嘅時候我係好有原則嘍，我死都唔俾，我死都唔俾。五蚊美金姐。五蚊美金其實可以Buy Time幾好嘍，姐係你慳到好多時間。咁好多醒目啲已經攝咗喺Passport到嘍。咁我就企硬。結果就俾人捉咗坐咗兩日監。年輕，係唔俾。依家，我俾你啦。

觀眾：

哈哈……

王劍凡：

依家我好主動咁獻身。唔係唔係，嗰個係另一個問題。睇情況，OK，我無咁衰嘍，OK。其實嗰個影響好大，因為其實你係助長緊一啲歪風。但係現實世界又確係一啲問題。我想講嗰陣時我想打電話，我即刻諗我打去特區政府？中國政府？我有BNO嘍，打去英國政府？嗰個就係一個Identity Crisis。我覺得係。咁我係咩人？邊個會幫到我？我話俾你聽，中國政府真係吹到啤一聲。我嘅西班牙文去到Barcelona都OK嘍，去到偏啲啦，唔好信人話學西班牙話好勁呀，去到好遠都講到呀。基本上好多地方啲用詞已經，尤其Listening已經係好難嘍。我係需要搵一個好叻嘅人幫我對答。跟住中國政府真係救命，用普通話同我講，你同佢解釋下咪得囉。我心諗：我就係解唔到呀嘛，你幫我解呀嘛。跟住就係到耍我啦。嗰次好Helpful就係英國政府，難道嗰下我就覺得我寧做返隻英國狗，都唔做中國人咁樣。依啲咪一啲衝擊囉好多時。點解有啲朋友會話點樣為之一個國家愛唔愛自己呀嗰種嘅講法就係，你有啲咩意外，文明啲嘅國家就即刻包機徹僑啦即刻，OK。咁但係姐係唔係個個國家會咁嘍。咁嗰陣時你又會感受到有乜嘢。但係我覺得我真心覺得愛唔愛國呢，係一種好得意嘅情意結嘍。依一種情況我有時有一種比喻嘅就係，其實我地自然對自己國家有一種依附。係咩意思呢？具體唔係好明白，不過我諗個情況等於，不如咁講啦，你有一日喺我面前訴苦鬧你媽咪對你唔好，係到依依唔唔講好多嘢。咁一路聽好地地，但係到我出聲話：「係囉，你阿媽咁衰

嘅？」你就會發癲㗎啦。嗰下，我覺得國家嗰種認同都係一種咁嘅情況。姐係我地可能對自己國家好多嘢都不滿，但係人地直指中國人咩唔好咩唔好呢，嗰種情感係會出現嘅。姐係呢個我覺得幾似家人嗰個感覺囉。……有無？無啦嘛，咁多謝大家嚟呢到。